三色貓降靈會

三色貓探案系列 42

赤川次郎 著　葉蕙 譯

博益 日本小說

三色貓降靈會



赤川次郎 著

葉蕙 譯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獲日本著名作家赤川次郎授權，

出版《三色貓降靈會》中文版。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敬啟

作者簡介



一九四八年，赤川次郎在日本福岡縣出生，自《幽靈列車》獲得推理小說新人獎後，正式勇闖文壇。廿多年來，出版了達四百冊廣受歡迎的小說，而且連續十年高踞日本作家高收入排行榜的榜首，堪稱是難得一見的多產類型暢銷作家。讀者層包羅老、中、青三代，作品尤其風靡學生及一般女性。

除了為港人熟悉的「三色貓探案」、「三姊妹偵探團」、「南條姊妹」、「華麗偵探團」、「詭異驚情」、「幽靈」、「戀母刑警」、「賊夫警妻」、「吸血家族」、「花嫁」及「爽香」等十一大小說系列外，赤川次郎的作品更包括恐怖、愛情及驚慄小說，甚至短篇、散文、雜記等亦有涉獵，寫作路線非常廣泛。

喜歡家庭生活、熱愛讀書寫作的赤川次郎，不煙不酒不賭的健康形象，着實令讀者對他更添幾分愛戴。

譯者簡介





葉蕙，自幼接受中英文教育，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雜誌編輯。隨後負笈日本，在國立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專攻日本研究及日本語言學，考獲國際學碩士學位。

一九八七年起成為香港博益出版集團的合約翻譯者，已出版譯作逾一百部。目前專事翻譯工作，同時在多家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小品和人物專訪。

本書簡介

「告訴我，孩子，是誰殺死你的？」

菱倉良子的五歲獨生女兒七重，三年前遇害，案件一直未能破解。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良子遇見了有名的靈媒柳井幻榮，於是請求她開降靈會，召喚女兒的靈魂出來，直接查問誰是兇手。

片山兄妹和福爾摩斯也將會在降靈會的現場作見證。但在降靈途中，接二連三地遇到侵襲，防礙工作——柳井幻榮突然失蹤；菱倉家的當家女主人被人刺死在臥房裏……

究竟年幼的小女孩為何被殺？是誰千方百計阻礙降靈會進行？降靈會是否真的能判明真相？以神秘的降靈術為故事舞台的「三色貓探案」，且看福爾摩斯如何大發神威，協助主人片山刑警破解離奇的懸案。

目錄



・序曲——宴會的空白

「那天肯定是個『大凶日』，所以才會發生那種事的。」

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但因為是不吉利的日子，所以那天宴會廳樓層沒有舉行其他喜宴之類，冷冷清清的，也是重要的因素。

縱使有小孩在場，從傍晚開始的宴會，過了兩個小時以後，大家也開始放肆起來。

「少喝一點酒吧。」

丈夫本身酗酒，早已忘記妻子良子的請求。

就像堤壩決口似地，酒不停地送到宴席上。

「沒酒啦！」

「啤酒！」

「滲水威士忌！」

對於此起彼落的聲音，酒店方面已作出最大限度的應對，總不能加以責備。



「因為是大凶日嘛……」事後，酒店的宴會負責人支吾地說着：「上頭嚴厲地吩咐下來，必須儘量提高銷售額……」

酒瘋世家。

結婚時，便聽丈夫菱倉矢一郎提過。

不過，良子從小就目睹父親喝醉酒回家的模樣，加上戀愛中的女性，即使對方告訴她「我來自酒瘋世家」，她也不會表示「那就不要結婚了吧」。

於是，園田良子就在幾乎沒見過未來丈夫喝醉酒的情況下，成為了「菱倉良子」。

婚禮在外國舉行，之後矢一郎繼續在海外工作，良子一直陪着他東奔西跑。

婚後兩年，七重出世了——生產時回國，半年後又回去丈夫工作的國家，其後每年都會回國兩、三趟。

說實話，結婚前聽過的「酒瘋世家」這句話，良子幾乎忘得一乾二淨。

直至這一天。

＊　　＊　　＊

從一個小時以前開始，丈夫變成了陌生人。

五歲的七重，聞到充斥着宴席的酒味，不禁皺起眉頭，緊緊挨着母親不放。鬆開領帶，漲紅着臉，為莫名其妙的事大聲吆喝的父親，給七重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媽媽……」七重膽怯地說。

「怎麼？想去洗手間？」

七重搖了好幾下頭，然後戰戰兢兢地說：「可以到外面去嗎？」

那聲音被喝醉酒，各自用混濁不清的聲音喋喋不休的親友們的叫聲淹沒了。

可是，良子非常了解愛女的心情。

「好吧，那就出去吧。」

良子站起來，牽着七重的手，想從宴席溜出去。

但是，那個彷彿醉得甚麼也不理會的醉酒鬼，不知為何突然眼尖地發現兩人想溜出去的情形。

「喂，良子！」傳來丈夫的聲音。「你上哪兒去！」

良子回頭說：「我帶孩子上洗手間去。」

「你是我老婆啊！菱倉家長男的媳婦！給大家輪流倒酒去！」

口齒不清的說話方式，沒出息！

我嫁的是這種人嗎？結婚七年，良子嚐到深切的幻滅感。

「我帶孩子上洗手間。」良子重複。「馬上回來。」

「是嗎……那早點回來！沒有酒了。」

「嗯。」

出到大堂，關起門時，喧鬧聲驟然消失。良子和七重手牽着手，彷彿迷失在別的空間裏。

「媽媽。」七重的聲音顯然如釋重負。「爸爸怎麼了？」

「爸爸呀，他喝太多酒了。」

「嗯。」

在七重的眼中，大概父親顯得「出了狀況」吧？也不是沒道理。

「我還想要去小便。」

「好的。」

至少希望離宴會場遠一些。

大堂十分寧靜。

酒店本身的大堂在其他樓層，這裏是宴會場專用的樓層。恐怕沒有其他宴會吧。如此無聲無息地沒有人跡，感覺有點可怕。

兩人穿越大堂，順着女洗手間的箭頭往走廊走去。

良子穿着淺藍色的套裝，外表像ＯＬ的裝扮。

七重穿的是隆重場合時穿的「正裝」，粉紅色的可愛衣裳，頭上戴着同色的髮飾。

臨出門以前，七重欣喜雀躍，好像很喜歡這種服裝打扮。

「來，洗手了。」

走出洗手間，良子又停下了。

寧靜的大堂。

如果回去那個房間的話，又有喧囂及嗆鼻的酒味等着她。

好想繼續留在外面，但若不回去的話，丈夫會說甚麼？

良子是「長男的媳婦」。在菱倉家族最可誇的一房中——良子難以理解的觀念——良子所扮演的角色是莊嚴的。



她必須回去。

「媽媽，七重可以留在這裏嗎？」七重用隨時會哭出來的聲音問道。

良子明白七重的心情，她自己也想『留在這裏」的心情不輸給七重。

「但你能一個人留在這裏麼？」

「嗯。」

「不能去得太遠哦。」

「不去。」

都市內的一流酒店。不會有危險吧。

而且，在外面吃飯時，七重因無聊而一個人出去又回來的事不是第一次。

「那麼，你要留在這大堂中啊。」良子叨念着。「約定了。」

「嗯，約定了。」

「那麼……媽媽在剛才的房間。有事的話，隨時開門叫媽媽啊。」

「嗯。」

讓七重坐在大堂的沙發後，良子趕忙回去宴席中。

「良子！你幹啥去了！」

丈夫菱倉矢一郎正把室內電話放回去。

「老公，又追加酒了？」

「對，完全不夠！這種時候，菱倉家是不會吝嗇的！」

「可是，喝太多了。」

良子的話，矢一郎根本沒聽進去。

「來，給大家倒酒！」

矢一郎向着良子的背後說。

究竟曾經給多少人添過酒呢？良子完全記不起來。

良子本人完全不能喝酒，可是，房間裏充滿了酒臭味時，連不喝酒的良子也彷如喝醉酒似的，腦袋昏沉沉起來。

過了多久呢？

大多數的人彷彿喝不醉似的，無論怎麼喝也喧鬧不休。

迷迷糊糊的腦袋中，良子從眼角見到親友們輪流上洗手間，然而那是誰，甚麼時候出去又回來的，記憶中毫無印象。

然後，大家終於喝累了、吵累了，人們噤口不言，有的開始打起盹來，宴會場合



稍微安靜下來。

「七重……」

良子這才想起孩子的事。

丈夫坐在別的位子上睡着了。

現在不管良子做甚麼，也沒有人會在意。

良子出到大堂。

感到頭暈得很。她用力甩了幾次頭，作個深呼吸，稍微清爽了些。

「七重。」

她邊喊邊環視四周。

不見女兒的身影。

「七重！你在哪兒？」

也許躲起來了——為了嚇媽媽一下。

「七重！出來吧！是媽媽喲，可以回家了。」

她在大堂裏一面走一面喊，卻沒有任何回答。

良子心裏第一次有不安的感覺。

會不會去了別的樓層?抑或……

驀地眼睛轉向洗手間。

對，可能去了洗手間。

良子小步跑向洗手間。

「七重?你在裏面嗎?」

良子在門口窺望裏邊。

沒有回音。

良子失望地想折返時，察覺洗手間最深處，有一個廁格的門關着。

「七重?是你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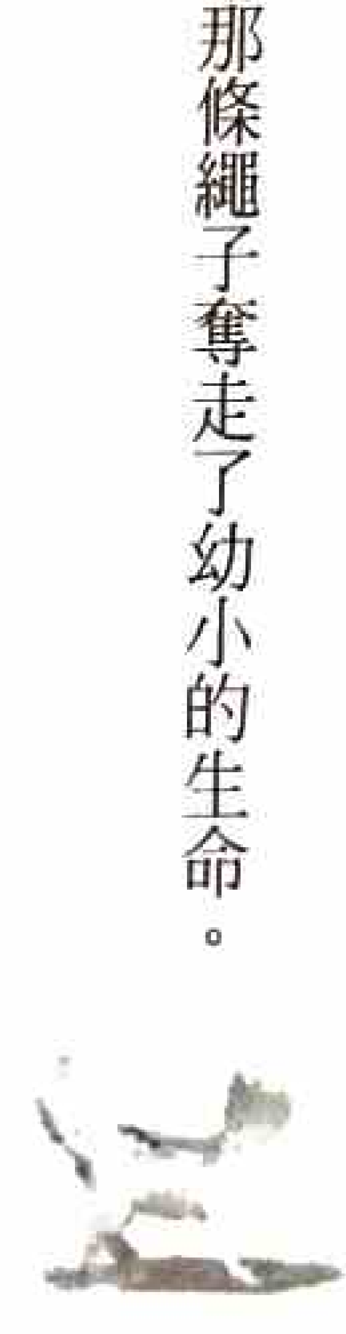
走近前去一看，那扇門不是完全關閉着，而是虛掩着的。但若是用完廁所出來，應該把門開得更大才是。

「七重?」

她把門推開。

七重感到很拘束似地躺在冰冷的瓷磚地面上。

一條色調獨特的繩子，捆在她那柔軟白皙的脖子上——那條繩子奪走了幼小的生命。



1. 視線

確實有「感覺到視線」這回事。

「喂！」片山義太郎悄聲問旁邊的妹妹晴美。「有誰在看着我嗎？」

「甚麼嘛。」晴美蹙眉。「誰在看你？」

「從剛才起就感覺到了，脖子一帶好像有針扎着似的。」

可是，晴美只是冷冷地說一句：「是不是有頭髮掉進去了？」

片山十分不滿，可又不敢說得太多。

片山兩兄妹正坐在劇院裏，舞台上正上演着華麗的歌劇《椿姬》，假如他發出太大的聲音的話，搞不好會真的被周圍觀眾譴責的視線「刺殺身亡」。

除了片山和晴美以外，躺在晴美膝上一同「欣賞」歌劇的，乃是一隻三色貓——不言可喻，福爾摩斯是也。

福爾摩斯和拼命忍住睏意的片山不同，牠看起來很享受這齣歌劇。

女主角維奧列妲，那嘹亮的花腔女高音唱完「花團錦簇」，四周響起了熱烈的掌

聲，第一幕結束了。

「嗚呼……」

片山站起來，回頭望向後方。

可是，到了中場休息時段，很多觀眾會一起站起來，到底是甚麼的視線在「看」他，實在無從知曉。

「我出去大堂一下。」

「那你把福爾摩斯也帶出去吧。」

晴美把福爾摩斯交給片山，自己開始翻閱節目表。

大堂裏擠滿了趁休息時段喝一杯香檳的客人，非常熱鬧。

片山把福爾摩斯放下來。

「不要被人踹到哦。」

「喵。」

福爾摩斯走向大堂的角落，靜靜地眺望外面。

「唷，貓咪，牠也是來看歌劇的麼？」

女性們覺得很有趣。

片山打個大呵欠。

也不完全是歌劇很無聊的原因，只是前一個晚上，他只睡了兩、三個小時而已。

片山義太郎是警視廳搜查一課的刑警。

目前並沒有甚麼大案件在手上，但工作歸工作，總不能一到傍晚就回家。

今晚的歌劇是那名主唱維奧列妲的女高音歌手邀請的。

兩人是因為一宗大致上已解決的案件而相識的。

頎長身材、滑溜肩膀、溫文爾雅的樣貌，外表不大像刑警。這件事，片山本人最清楚不過。

「片山先生。」

一名打扮男性化的女士走過來打招呼。

「啊，你好……」

「多謝你來捧場，令妹……」

「嗯，她在座位上，福爾摩斯也在那裏。」

「姐姐好高興呢，演出完畢後，務請到後台一聚。」

本間聰子是剛才唱《椿姬》女高音——本間千惠的妹妹，同時擔任姐姐的經理

人，透過案件才跟片山等熟稔起來。

「石津先生怎麼沒來呀？」

「他今天有工作……實在抽不出時間。」

片山這樣說，其實石津是「沒有自信保持清醒」，所以溜掉了。

「姐姐今晚很賣力地演出呢，她說是因為片山先生你們在場的緣故。」本間聽子說。

然後她的視線突然看向片山的身後，說：「片山先生，你認識那位朋友嗎？」

「啊？」

「她好像一直在看着片山先生似的。」

這時，片山又感到脖子一帶有針刺的感覺。

「噢，那個人……」本間聽子說。「是柳井幻榮啊。」

片山心裏完全沒有頭緒，於是回頭去看。

身上穿着令人聯想到印度沙里的紅布，服裝色調怪異的女性，很明顯地在盯視着片山。

「她是誰？」片山問聽子。



「怎麼說呢？喏，在傳媒界很有名望的『靈媒』。」

聽她這麼一說，片山想起他也見過「柳井幻榮」這個名字。

不過，為何那個「靈媒」一直盯着片山看呢，毫無頭緒。

「噢，失陪一下。」

聰子發現音樂評論家的人影，趕忙追上去。

剩下一個人時，片山從大堂眺望外面的夜景。

「呃……」

回頭一看，那名「靈媒」來到身邊。

她的打扮顯得很老成，但走近旁一看，原來還很年輕。

「有甚麼……」

「你是……片山先生吧？」

「是的……」

「果然！」對方浮起如釋重負的笑容。「你認得我嗎？」

「呃……聽說你是甚麼『靈媒』之類的……」

「認不出來呀？我是中學時期同班的柳原，柳原早夜！還記得嗎？」

她用含笑的眼睛看着片山。

「啊！早夜同學！」

片山瞠目。

「想起來了？」

「當然！不過，你的模樣完全改變了！」

「這身裝扮的關係。」那「靈媒」有點難為情地說。

中學時代，小個子的柳原早夜很愛哭。男生們覺得好玩，時常欺負她。片山沒有膽量去阻止那些男生，可他沒有加入欺負的行列。並且經常有意無意地安慰早夜，當作無法阻止別人欺負她的補償。

「現在你是……柳井……」

「柳井幻榮，等於藝名之類。」她聳聳肩。「還是叫我早夜好了。片山先生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有變呢。」

「是嗎？」

「片山先生是刑警吧，我在報章上見過你的照片。」

「我繼承了家父的衣缽——糊裏糊塗地。」

「好懷念呢！今天和太太兩個人來？」

「嗯？噢，坐在我旁邊的是舍妹，我目前還是單身的。」

「令妹嗎？我還以為……」

在片山眼中，早夜也改變了。

她不再是那個膽小、內向的早夜，眼前的她沉着大方，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叫你早夜，有點不禮貌呀。」

「哪裏！跟以前一樣就好，我比較開心呢。」

「剛才我聽說你現在是『靈媒』？」

「對。」早夜毫不遲疑地點點頭。「絕不是欺騙的喔。當然也不是百分百的隨時都能把甚麼亡人叫喚出來……」

「不，我不是質疑你。只是不曉得你已經那麼有名。」

「並不算很有名，只是偶爾在電視亮一亮相，多少有些人知道而已。」

「是嗎？了不起。」

聽了片山的話，早夜有點羞赧地笑了。從那個笑臉中，看到了以前的早夜的面

貌。

「你結婚了？」

「沒有，現在的工作太忙了……」她說。

福爾摩斯施施然走進兩人之間。

「唷。」

「我來介紹，我家的福爾摩斯。」

「久仰大名，牠就是那隻名偵探貓吧？」

「喵！」

福爾摩斯有點好奇地仰視早夜，早夜彎下身去。

「你好，福爾摩斯。」

她伸出手去，和福爾摩斯的前肢「握手」。

那一瞬間，早夜赫然一驚，注視着福爾摩斯。福爾摩斯也目不轉睛地看着早夜。

「怎麼了？」片山說。

「沒甚麼……福爾摩斯是很奇特的貓，牠有普通『人類』所會有的反應。」

「牠的確有點與眾不同。」

「不僅如此。不過……不久以後，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的。」
早夜認真地說。
開演五分鐘前的提示鈴聲響遍了大堂。
「那麼，早夜……」
「片山先生，歌劇之後有空麼？」
「有是有的……我和舍妹一起可以嗎？」
「當然！那麼結束之後，我在這一帶等你。」
「啊，對了。」
片山想起本間千惠邀他去後台的事。
「沒關係，我等你。」
早夜揮揮手，回去自己的座位去了。
「那就是哭包早夜呀。」
片山的心情雀躍了一點，準備回去觀眾席。
「對不起。」
突然有人搭住片山的肩膀，片山又停下腳步。

「甚麼事？」

黑色晚裝的女人站在那裏。

皮膚白皙，給人某種冷感印象的漂亮女性。

「不好意思。」女人說。「剛才和你談話的女子，是不是柳井幻榮？」

「是的，她是我老同學。」

「哦！果然是她。」女人點點頭。「可以介紹給我認識嗎？」

「你是……」

「菱倉良子，菱倉七重的母親。」

「良子。」身穿雙鈕扣西裝的男性喊：「第二幕開始了，回去座位吧。」

「嗯，拜託，演出完畢後，我在大堂等你。」

女人很快說完，追隨着那個像是她丈夫的男人離去了。

片山歪一歪脖子，喃喃地說：「菱倉……在哪兒聽說過這名字呢。」

回到座位上時，晴美瞪他一眼說：『已經開始啦。』

「嗯，發生了一些事……」

沒時間加以說明了——指揮者出場，四周響起掌聲。



當他的指揮棒揮落時，片山想起來了。

「就是他們。」

片山禁不住喃語，被晴美用肘捅了一下。

想起來了！

菱倉七重，在酒店洗手間被勒殺的小女孩。

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吧？

結果，還沒捉到兇手歸案。

片山並沒有加入搜查工作，但那是一宗轟動社會的案件。

那女性就是七重的母親呀。

伴隨着輕快的旋律，帷幕緩緩地升了上去。

綠意盎然的田園風景展現在舞台上，柔和的燈光滿溢四周。

2. 委託

還沒有從謝幕喝采的興奮中冷靜下來的歌劇女主角，在後台接受片山等人的祝賀。



「謝謝你，片山先生。」

本間千惠和片山及晴美握手後，轉向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我的表現如何？」

「咪噢！」

「牠說Bravo呢。」

聽了晴美的「傳譯」，本間千惠笑了。

由於還有許多觀眾等着造訪後台，片山等人迅速告辭。

到了大堂正前往出口處時，那名服裝獨特的柳井幻榮——柳原早夜已在等着他。

「啊，讓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片山介紹晴美。



「上次我在電視上見過你。」晴美和她握手。「你找回了一隻行蹤不明的貓。」

「嗯。不過，那純是幸運使然。我的靈感通常只在人類身上起作用。」早夜說。

「一起吃晚飯吧。」

「好的。」早夜開懷地說。

「對了，有沒有見到一名黑色晚裝的女人？」片山問。

「沒有……」

「是不是又改變主意了呢？她剛才請我把你介紹給她的。」

「你的朋友？」

「不是的，只不過……」

一行人從大堂穿過衣帽存放間前面，正要出去外面時，突然聽見怒吼聲。

「你自己好自為之！」

片山等人停步。

在大堂外面，黑色晚裝的菱倉良子正在跟丈夫爭吵不休。

「不，我要去做！」

「不論如何，七重不會死而復生的！」

「難道不管兇手了？」
「警方不是在搜查嗎？」
「已經三年了，你想就這樣眼巴巴地忘記一切？」
「可是委託那些『靈媒』甚麼的，實在……那些鐵定是騙人的花招！」
「不試一下怎麼知道？」
「隨便你吧，我要回去了。」
「請便。」
丈夫乘車離去。
良子的晚裝裙子在冷風中飄舞。
「菱倉太太。」片山喊。
「啊！你來啦。」
良子的眼眸閃光。
「令千金的事，我記得了。不過，我還沒有告訴她甚麼……」
早夜走了出來。
「你是柳井幻榮小姐吧，我是菱倉良子。」



「你好。」

早夜輕輕握住良子的手。

「菱倉太太，你覺得在你身旁有魔鬼存在，是吧？」她說。

風刮得更厲害，發出悲哀的吼聲。

*　　*　　*

見到以前非常文靜內向的柳原早夜，在喝着葡萄酒時，片山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歡迎光臨，夫人。」店經理來到菱倉良子面前打招呼。「今天菱倉先生……」

「外子很忙。」良子冷淡地說。「他們都是重要的客人，請賜教。」

「遵命。那位『貓先生』也……」

「雖然外表是貓，其實是中了魔法而變成貓的公主呢。」

良子正經八百地說，經理露出懷疑的表情，直眨巴眼。

「是嗎？」

這裏是經營到深夜四點鐘左右的餐廳，在東京，這種店愈晚人愈多，也愈熱鬧。

菱倉良子把片山等人，以及「靈媒」柳井幻榮帶來這裏。

「良子女士，我可以這樣稱呼麼？」早夜說。

「當然可以。」

「剛才我說了冒昧的話，對不起。」早夜說。「在片山先生說明以前，我把那件案子完全給忘了。」

「那當然。」良子點點頭。「已經三年了，連外子也快忘記了。」苦澀的語調。

「不過……」良子繼續說：「你只是碰到我的手，便已說中了我的心事。」

「關於身旁有魔鬼的事吧。」

「嗯，我相信殺死小女七重的，乃是菱倉家的甚麼人。」良子堅決地說。

「可是，現場是酒店大堂的洗手間。」片山說。「外面的人也能自由出入。」

「的確。」良子點點頭。「不過，那天是『大兇日』，而且那邊宴會場的樓層和酒店大堂不同，沒有其他閒雜人出入。」

晴美喝着葡萄酒，說：「家兄當時不是那件案子的負責人，我也不太清楚詳情——也許現在要重新回想一遍會很難受，但可否再說一遍當天的事？」

良子平靜地點點頭。

「我很樂意再說一遍。一切是由我本身的婚姻失敗開始的。」她說。

＊　＊　＊

片山等人不發一言，聆聽良子的說話。

彷彿沉溺於酒宴的空氣也傳染了給大家似的。

說到在洗手間那冰冷的地面上，發現被勒死的孩子時，良子的眼底閃着淚光。

「可以理解吧。」良子說。「大家輪流從宴席進進出出的，只有可能是當中的某人殺了七重。可是，當時我的腦袋麻痺了，完全記不起誰出去過，又是甚麼時回來的。」

談話中斷時，良子用眼神叫侍者把料理端上來。

談話期間，她吩咐侍者先等候着。

片山沉思。

「記不起也是理所當然的。」晴美說。

「但是，一想到我曾為他們一族輪流倒酒……七重被殺害時……我可能也曾為走回來的兇手倒酒……」

片山也明白，身為母親的，那是何等難堪的回憶。

不過，根據良子的陳述，邏輯上畢竟不能捨去「外來者的犯案」這個可能性。

萬一有人憎恨菱倉家，在沒有人的宴會樓層大堂發現獨自一個人在玩耍的年幼女童的話……

當然，就如良子所說的，兇手是菱倉家的某人的可能性很高。

「抱歉，讓大家久等了。」上菜後，良子開朗地微笑。「先用餐吧。」

雖然空氣仍帶點沉重，可當開始用餐時，心情還是相應地輕鬆起來。

「非常好吃。」早夜說。

「承蒙賞光……我也常帶那孩子來這間店的。」良子說。

「這個會不會就是令嬡愛吃的東西？」早夜說。

碟子上盛着冷盤前菜terrine，良子正要用刀切下去時——她感到赫然。

「是的！她還小，卻好喜歡這種東西……尤其來這餐廳時，前菜一定是叫這道菜。你怎麼知道的呢？」

「我自己一點也不愛吃這種東西。可是選擇前菜時，不知怎地卻點了這個……剛才吃的時候，終於想明白是怎麼回事。」



「柳井小姐！」

「在無意識之下挑選的吧，這是七重小妹妹所喜歡的。」

「拜託。」良子鞠躬說：「請把七重召喚出來！」

「太太……」

「那孩子應該知道是誰殺死自己的。」

早夜放下刀叉。

「能否成功，我沒做過所以不知道。」她說。「但即使做得到，也不一定會出現太太所希望的結果。」

「沒關係。」良子說。「無論結果如何都好。」

「請稍等。」片山脫口而出。「呃……即使把你女兒的靈魂召喚出來，她的證詞在法律上也不具任何意義。」

「我懂。」

「而且，當時被指名是兇手的人，會不會向你報復？」

良子看着片山。

「我也是冷靜的成年人，單憑那個的話，我不會馬上公開指出誰是兇手的。」

「但是……」

「這會不會成為搜查的線索呢？如果根據那個結果，知道了真兇是誰的話……」

「那很困難，縱使當事人肯表白，但現在也已失去了具體的證據。」

「我了解片山先生所擔心的。假使柳井小姐替我喚出了七重，從她口中知道兇手是誰，我也絕不會做出愚蠢的事來。」

聽了良子的話，片山不得不說：「哦，是嗎？」

「總之，試試看如何？」晴美說。

「我重申一次，不一定能把她召喚出來。」早夜說。「大家這麼期待，萬一我的能力達不到的話，我覺得過意不去。」

「別擔心。」良子搖搖頭。「與其輕易許諾，我倒相信這樣的說法。」

「我從未召喚過被殺死的小孩的靈魂。」早夜不安地說。

「請試試看，拜託！」

良子不住地鞠躬請求，早夜也作好心理準備的樣子。

「那麼，甚麼時候？」

良子彷彿隨時都可以開始的樣子。



「請挑一個日子。」早夜說。「要做就要慎重地做好它。」

「當然。那麼，日期決定了的話……」

「明天聯絡。」

「請賜教。」良子臉泛紅暈。「我這邊需要預備甚麼？」

「請從你的親人家屬中，找幾位願意參加的人。若是可能，最好是跟七重妹妹有血緣關係的人。」

「明白。」

「還有，預備一個陽光完全被遮蔽的寧靜房間，不太寬敞也沒關係，可容六、七個人坐下來的圓桌子。」

「是。」

「還有，我希望片山先生他們在場。」

片山有點困惑，他還沒來得及答覆，晴美搶着說：「我們樂意奉陪。家兄、我和福爾摩斯。」

「請多多指教。」

「呃，可以多帶一個人去麼？雖然我想他不會太有靈感。」

石津現在大概在打噴嚏吧，片山想。

「當然，只要良子女士同意的話。」

「我當然無所謂。片山先生，拜託了。」

「嗯……」

片山飛快地瞪了晴美一眼，晴美假裝沒看到。

「還有一個請求。」早夜說。

「請說。」

「七重妹妹常戴在身上的東西，衣服甚麼的都可以，能夠預備一些嗎？」

良子沉默地打開手袋，從裏頭掏出一條手帕——已經皺巴巴的。

「這是七重被殺時，拿在手上的手帕。」

她把手帕擺在桌子上。

「借用一下。」

早夜輕輕用兩手把那手帕拿起來，用掌心挾着，閉起眼睛。

良子全心全意地注視着她。

片山等人的心情也有點沉重起來，福爾摩斯則翩然跳到桌面上。



早夜眉頭緊蹙，搖搖頭。

「這不是。」她說。

「不是？」

「是同樣圖案，同樣質地的手帕，卻不是七重妹妹的手帕。」早夜說。「良子女士，你在考驗我嗎？」

「不是！那麼失禮的事……」

「喵。」福爾摩斯叫了。

「唷，好可愛的貓。」

一名頂多二十歲的年輕少女走進餐廳停下來。身上穿的是叫人不知看哪裏才好的超迷你裙。

「靠裏邊的桌子。」

從那女子背後走過來的是——

「老公……」良子說。

就是剛才在劇院門口和良子吵架的丈夫。

「良子？你在這裏幹甚麼？」

「你還不是！這是外子，菱倉矢一郎。」

「啊，剛才你說的那個『靈媒』呀。」矢一郎笑了。「起碼盡點被人請吃飯的功用吧。」

「幸會，我叫柳井幻榮。」

早夜伸出手去，矢一郎停頓了一下，回握早夜的手。

「明白了。」早夜說：「更換手帕的，是你吧。」

聽了這句話，矢一郎臉色一變。

「怎麼回事！」他生氣地說。

「老公……」良子盯着丈夫。「你把那孩子的手帕放到哪裏去了！」

「我不知道！這女人頭腦肯定有問題。」菱倉矢一郎聳聳肩。「不要向她灌輸古怪的想法好不好！」他轉向早夜說。

然後，他挽住同伴女孩的手。

「來，到那邊去，我肚子餓了。」

他們穿過桌子之間走了。

良子站起來看着兩人，彷彿虛脫似地跌坐在椅子上。



「好過分的人……」她的聲音顫抖着。

「良子女士。」早夜平靜地說。「請別鑽牛角尖，你先生大概有甚麼苦衷吧。」

「可是……自己的女兒被殺了，他卻不在意誰是兇手，好無情啊！」

「現在請保持冷靜，帶着太激烈的感情，靈會跑掉的。」

良子赫然一驚。

「真的，我滿腦子都是對外子的怨氣。」

「我不想干涉你們夫妻的事。總之現在先心平氣和地用餐吧。」

早夜的語調淡淡的。

「明白。」良子點點頭。「不過，好厲害——關於手帕……」

「好多人都有這個程度的能力。」早夜有點難為情地說。

「真了不起呢。」晴美說：「以後不能向柳井小姐撒謊啦。」

片山注視着雙頰發紅的早夜。

那個樣子，令他想起以前那個膽小怕事的柳原早夜。

不過，所謂某種的透視能力，對於某些人而言，是很可怕的能力吧。這對早夜本人甚至也是「危險」的。

世間有很多人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儘管不是每個都是殺人犯……

「跟你先生在一起的女孩是誰？」片山問良子。

晴美用肘使勁地捅着兄長的側腹。

意思是說：怎麼問這種不分輕重的問題！

「她是當模特兒的女孩。」良子並不十分在意的樣子。「外子工作上的關係有用過她。實在不知外子好在哪裏，那女孩經常跟着他走。」

在裏邊的桌子就座的兩人，彷彿對良子的視線視若無睹，愉快地嬉笑着。

矢一郎不但拿起那女孩的手來撫摸着，還去親吻她的手背——也可能是故意做給妻子看的。

「想起來了。那女孩叫阿瑪利亞——當然是藝名了。」

說畢，良子聳聳肩。

片山也看得出，夫婦之間的關係已冷卻了。

「柳井小姐。」良子回到原來的話題。「明天，我把幾件七重的物件、衣服之類的送過去。我想直接交給你，應該去哪兒呢？」

「明白。」早夜點點頭，想了一下。「下午三點鐘起的一個小時左右，我會在S



電視台的錄影廠。如果你可以到那裏去的話，我想最保險不過。」

「S電視台嗎?知道，一定拜候。」

良子大概不想把這件事假手於人吧。

「請到接待處查詢，問她柳井幻榮演出的錄影廠。」

「明白。」

大概不放心吧，良子從手袋掏出記事本記下來。

在裏邊的桌子，可以見到菱倉矢一郎正拿出手機來。

店裏邊可能訊號接收得不好。矢一郎站起來，路過片山等人的桌子，到店外面去了。

經過旁邊時，矢一郎對着手機發出不高興的聲音。

「那點小事，你自己想辦法吧!」

「他弟弟打來的。」良子說。

「你怎麼知道?」晴美問。

「每當他弟弟為錢的事找他商量的時候，外子就會出現那不高興的樣子。」

「你先生的工作是……」早夜問。

「商社。菱倉家是創業者，目前是股東之一，外子是部長。」

「那位弟弟呢？」

「外子的胞弟叫做菱倉智次。他和外子在同一間〈H商事〉做過事，但他經常擅自請假，又在工作時間內突然不見蹤影……不到三個月就被辭退了。」

「那麼，現在呢？」

「無所事事，零用錢一花完就去敲詐外子……他已經三十六歲了。」良子搖搖頭。

這時，一個人坐在裏邊桌子的女孩站了起來，向片山等人的桌子走過來。

「對不起。」那名圓臉的可愛女孩用跟印象大有不同的禮貌語調說：「您是菱倉先生的太太吧？」

良子嚇一跳，抬起頭看她。

「是的。」

「給您不愉快的猜想了吧，很抱歉。」阿瑪利亞鞠躬說：「不過……如果我拒絕菱倉先生的邀請，我所屬的製作公司廣告就會減少，非常不容易。但我只是和菱倉先生一起吃飯而已，沒有其他的事，不過，或許您不會相信……」



那麼率直的說話方式，叫片山等人驚訝不已。

「明白了。」良子點點頭。「你特地來告訴我這個？」

「我不願意為自己辯白甚麼，但想到太太會在意，總覺得心裏不安穩。」

阿瑪利亞的眼睛有淚光。

「我相信的。」良子說。「與外子交往不容易吧，若有甚麼難堪的事，你告訴我好了。」

良子拿起桌上的紙餐巾，寫下電話號碼。

「這是我的手提電話號碼。」

「可以嗎？」

阿瑪利亞很開心地把它放進口袋裏。

「可以請教一件事麼？」

「是。」

「你的本名叫甚麼？」

針對良子的問題，阿瑪利亞笑了一下。

「我叫安西道子。」她說。「他們說以模特兒來說，我缺少主動性。」

「現在卻又太主動了。」良子笑說。

因為那名奇特的女孩的出現，桌上的沉重空氣一掃而空。

「那我先失陪了。」

阿瑪利亞回去裏邊的桌子坐下。

良子微笑說：「人呀，是不能靠看外表的。」

彷彿回應她似的，福爾摩斯「喵」了一聲，大家一起笑了。

打完電話走回來的矢一郎，聽見他們的笑聲，他皺起眉頭，邊走邊回頭看着妻子。



3. 錄影廠

早到了許多。

晴美走進S電視台的正面玄關，往接待處的櫃枱走去。

「我和柳井幻榮小姐約好的。」

「聽說了，您是菱倉女士嗎？」

「不，我是她的同伴，約好在這裏見面的。」

「那麼，請在那邊的沙發等候。」女接待員說。「那隻貓呢？」

「牠嗎？牠是隻明星貓。」

「啊？」

「柳井小姐的節目嘉賓。」

太過開玩笑也不好。

晴美和福爾摩斯一起坐在玄關大堂的沙發上，等候菱倉良子的到來。

昨晚吃過飯後，分手之際，良子提出請求。



「若是方便，明天請一塊兒去。」

當然晴美不會拒絕。

「究竟那位『靈媒』能否順利地召喚那小女孩，從她口中問出兇手的名字呢？」

福爾摩斯沒有答腔，在沙發上蜷成一團，閉起眼睛。

晴美在進出的人中，發現好些自己知道的藝人及歌手，樂在其中。

「嗨，好嗎？」

出奇地開朗的語調。

晴美回頭一看，有個男人怪親切地跟那名女接待員搭訕。

是藝人嗎？不太普通的鮮亮西裝配上鮮紅色的領帶。

「她今天還沒到。」女接待員冷冷地說。

「我懂，那我在這兒等她好了。她從三點鐘起開始錄影是不是？我知道的。」男人說。

五十多歲吧，不僅是西裝太過鮮艷，也因生活頹廢，看起來非常蒼老。

「等我問過柳井小姐才……」

男人打斷女接待員的話。



「她的事我最清楚，用不着你多嘴。」

男人有點口齒不清地說着，在晴美他們附近的沙發坐下。

也許他喝醉了，而且和這種場所極不相稱。

男人拿出香煙想點火，他環顧四周，向晴美這邊走過來。

「小姐，可以借個火嗎？」

晴美默默地指着牆上的告示牌。

大大的「禁煙」兩個字。

「無聊！」男人不愉快地說。「電視台是藝人的聚集之地，不吸煙的藝人還有甚麼意思！」

「即使問我也……」晴美說。「要不然，到那邊的盆栽鑽木起火如何？」

「不用了。」

男人把沒點火的香煙扔到地面，用鞋子踩爛它。

「師傅。」

大堂裏響起聲音。

柳井幻榮——柳原早夜穿着跟昨天不同色調的同樣衣裳站在那裏。

在她身後，有個肩上掛着大手袋的女性，灰色防寒夾克配牛仔褲的輕便裝打扮。圓圓的臉上戴着大大的眼鏡，脂粉不施。

「喔，你來啦。」

男人向早夜搖搖晃晃地走過去。

「怎麼了？」早夜問。

「甚麼怎麼了，我打電話給你，號碼改了，寄出的信也打回頭。想到若要見你的話，跑來這裏最保險了。」

「不好意思。」早夜鞠躬。「有點內情，我突然搬家了。」

「哼，也不通知自己的恩師一聲嗎？」

「因為師傅說過不想再見到我的……」

「我是說了！不過，你現在這樣子上電視又出雜誌的，是託誰的福啊？即使我說過不想見你，你曾受的恩惠還是不變。」

早夜木無表情，沒有跟那男人對上眼睛。

「喂！說點甚麼吧！」

大概激動起來了吧，男人的嗓音逐漸提高。



在大堂的制服保安員走過來。

「對不起。」他拍拍男人的肩膀。「拜託你小聲一點。」

「甚麼！」男人回頭。「你知道我是誰嗎！」

「師傅，不要這樣。」早夜說。「有事找我的話，到裏邊去說。」

「甚麼，好自大啊！」

男人已血湧上頭，推開早夜。

差點摔倒的早夜，被她身後的女性及時扶住，這時，有聲音說：「適可而止吧，大叔。」

「甚麼！你跟誰……」

男人回頭一看，頓時瞠目。

在那裏看着他的，是一隻三色貓。

「喂……剛才講話的是誰？」

男人望望左右。

「你聽見貓在講話嗎？」

「啊？」

「這麼一來，大叔的腦筋相當不正常咧。」

三色貓這樣說，歪歪脖子。

「喂……我是怎麼搞的？」

男人踉踉蹌蹌地往玄關走去。

「師傅……」

「我會再來的，改天……」

男人走出去了。

大堂裏的各人都鬆了一口氣。

「辛苦了。」晴美說。

「沒甚麼大不了的。」片山從擺在地上的觀葉植物背後走出來。「怎樣？聽起來像福爾摩斯在說話嗎？」

「喵。」福爾摩斯叫了。

「很精彩。」早夜施一個禮。

*　　*　　*



「那個人叫新井幻齋。」早夜說。「看名字就知道了，我從他的名字中拿了『井』和『幻』字，變成〈柳井幻榮〉。」

「那他真的是你的師傅呢。」

「說師傅嘛……他是看穿我身體裏面有當『靈媒』的能力，訓練我把能力發揮出來的人。」早夜說。「在那個層面上他是恩人，但沒有酒德，愛撒酒瘋。」

片山他們在早夜的後台房間裏。

該是菱倉良子抵達的時間了，但發生了那個騷動，他們委託接待員給她帶路，一行人決定在房間裏等她。

「請。」

為片山和晴美端茶的，乃是早夜的經理人寺田典子。

就是那名提着大手袋，戴眼鏡的女性。

「當我開始受歡迎並出現在媒體時，師傅就把我賺來的錢拿去飲酒作樂……」早夜說。「我覺得厭煩，便搬了出來。」

「當然了。」晴美說。

「新井幻齋本來也是很好的『靈媒』。可是一天到晚沉緬於酒鄉，委託他的人也

少了，他一沒錢就來找我，周而復始地。」

「幻榮小姐已經搬了好幾次家了。」寺田典子說。

「可是……聽說他連吃飯也成問題時，總不能不拿錢給他……」

的確是很困難的事。

曾經是師徒——大概有外人不了解的牽絆吧。

這時有人敲門。

「請準備。」聲音說。

「良子女士遲到了呢。」晴美說：「沒關係，我在這裏等她，請到錄影廠去吧。」

「麻煩你了。」

早夜站起來，稍微挺直背脊，變成「柳井幻榮」，從後台走出去。

「哥哥，你也去吧。」晴美說：「把福爾摩斯也帶去。」

「你一個人可以嗎？」

「我一個人就夠了，良子女士也快到了。」

「明白。」

早夜和經理人寺田典子一起走去錄影廠之後，片山也和福爾摩斯一同追上去。



晴美想到可能會接到接待處的聯絡，於是決定單獨留在後台。

正往杯子裏倒茶喝時，手袋中的手機鳴響。

「是。」

「晴美小姐嗎？我是菱倉良子。」聲音裏混雜着車子的噪音。「對不起，我遲到了。」

「沒關係，柳井小姐已經進去錄影廠了，但我留在後台。」

「真是抱歉，我乘計程車遇到堵車，現正步行趕過來，我想五、六分鐘就到。」

良子說。

「明白，在結束收錄以前，早夜小姐不能出來的，所以不用太趕，我已經告訴接待處了。」

「嗯，那就待會見吧。」

良子有點氣喘。

這時，聽見良子那短促的叫聲。

「你幹甚麼？還給我！」

晴美倒抽一口涼氣。

「良子女士！喂？」

汽車的緊急煞車聲，然後通話中斷了。

還給我！

那個叫聲……是不是有人從良子手中，把她拿着的「孩子身上所穿戴的物品」搶走呢？

良子沒事吧？

她說再多五、六分鐘就到。

晴美衝出房間，趕往玄關。

＊　＊　＊

電視世界好奇妙啊。

工作上的關係，片山並不是第一次走進這種電視錄影廠。

不過，當他直接見到燈光下的佈景時，發現是相當複雜的製作。在電視畫面上，看起來是牢靠的牆壁或門，就像哪兒的真實環境一樣。

「柳井小姐，辛苦了。」聲音喊。



化妝師替柳井幻榮——柳原早夜的臉修補一下，點點頭。

「這就沒問題了。」

早夜望了一眼站在錄影廠微暗處的片山，靦腆地微笑，然後往預備好的位子走去。

還不是正式演出。

攝影機正在嘗試捕捉坐在司儀斜對面，嘉賓席上的早夜的鏡頭。

片山看着旁邊的監視電視畫面上，有點緊張的早夜的臉部大特寫。

「衣裳的顏色稍微反照在臉上。」

「改變一下燈光的角度。」

幾乎察覺不到的程度，但在專家的眼中卻看得出來。

在那期間，司儀向早夜說明節目的程序。

「我會先說出您的名字，然後攝影機才轉動。在那之前，您不會出現在畫面上。」

早夜也習慣了吧，只是輕輕點一點頭。

協商完畢，早夜暫時離席，往片山走過來。

「你很鎮定呢。」片山說。

「你這麼講，我反而緊張。」早夜臉紅了。「聲音還是顫抖的，但今天不是現場直播，心情比較輕鬆。」

「畢竟會緊張呀。」

「因我本來就不是藝人甚麼的嘛。其實，『靈媒』的工作是不太見到陽光的。」像早夜作風的認真語調。

「不過，也有其他做着類似工作的人。提起『靈媒』，大家想到的是古怪、詐騙的人。當然，當中也有那種人吧，但大部分『靈媒』都很愛惜自己的能力。偏偏擁有那種能力的人，都被別人以怪異的眼光看待，不願當作普通朋友。」

原來如此，片山想。

即使交往，但總覺得自己所想的事會被看透似的，所以心裏不安吧。

「假如我在電視上說真話的話，或許也不能改變大家以為『靈媒』是騙子那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但抱着總有一線希望的想法，我才耐着性子亮相的。」

「我明白，能夠傳達你真正的心意就行了。」

早夜搖搖頭。

「可是，如果說得太嚴肅的話，不是沒有趣味麼？所以電視台的人叮囑說『要稍



微誇張一點』。不過，我也不能說謊啊。」

「那就行了。過不久，大家都會理解的。」

「片山先生這麼一說，我可安心了。」早夜微笑。

「請準備。」

聲音喊，早夜迅速回去剛才的位子。

「請放輕鬆。」

像是導播的男人告訴早夜。

「這是錄影，萬一錄不好也可以再補錄。」

「嗯，知道。」

「那麼，請賜教。」

整個錄影廠安靜下來，早夜挺直背脊，調整坐姿。

片山感到錄影廠的門傳來開啟聲，於是回頭。

可是，門是關着的——是心理作用吧。

收錄開始了。

司儀在介紹「柳井幻榮」，即早夜的事。

他先從「靈媒」所過的普通生活，甚麼時候開始有那種能力之類的問題開始，希望使早夜輕鬆一點。

早夜也非常認真地回答。

然後，司儀稍微改變語調。

「對了，我想請幻榮小姐看看這個。」

說着那句話時，工作人員把一條女性的絲巾擺在早夜面前。

片山也看得出早夜表示困惑——這不是在協商範圍內。

「這是三天前，一名突然失蹤的ＯＬ所穿戴的東西。」司儀說。「她的雙親說，完全猜不出她離家出走的理由，擔心她可能被捲入了甚麼事件。」

然後司儀喊：「請進來。」

一對年老的夫婦，有點戰戰兢兢地走上前去。

「令千金幾歲了？」

「二十……三。」

「是否有甚麼頭緒，她會遭遇到危險的事？」

「不，完全沒有……」父親搖搖頭。「小女一定是在哪兒遇害了……」

「老公，別說了。」母親捅捅他。

「很擔心吧。他們抱着最後的希望，依賴這位『靈媒』幻榮小姐的力量。」

「呃……」

「他們希望您從她失蹤時，戴在身上的這條絲巾掌握到甚麼線索……」

「請稍候。」早夜探前身子說。「確實，也有人擁有那種透視能力，但『靈媒』並沒有那種能力。萬分抱歉……」

「請別說那麼無情的話！」那位父親說：「甚麼都行，請告訴我們小女所在之處的線索吧。」

片山看着光火了。

事先又不告訴當事人，突然叫人「找找看」也很過分。

可以看到電視台把「靈媒」當作普通藝人一樣看待的態度。

「來，怎麼樣？現在當紅的『靈媒』柳井幻榮，她能不能發揮那個能力呢？」

在司儀那親切的臉孔下，浮現出鄙視的眼光。

早夜深深嘆息。

「我試試看吧。」她說。

「多謝！」

雙親向早夜合什。

早夜似乎下定決心的樣子，拿起桌上的絲巾，靜靜地攤開，兩手按在上面，閉起眼睛。

錄影廠內鴉雀無聲，攝影機用大特寫拍攝着早夜的臉部。

片山突然聽到有某種古怪的聲音，他環視四周。

心理作用啊。

早夜張開眼睛，一臉怪異的表情。

然後，她拿起絲巾，說：「下次請使用稍微貴一點的好東西。」

司儀困惑地說：「不好意思，你的意思是……」

早夜笑了。

「工作人員去買這絲巾時，表示『橫豎不知道想做甚麼，便宜的就可以了』，這是在百貨公司的特價市場隨便挑選的吧。還有，那兩位不是夫婦，他們是某個劇團的演員吧。」

那對「夫婦」慌了神。



司儀有一瞬呆然。

「了不起！」他眉開眼笑。「不愧是柳井幻榮！她看穿了咱們的玩笑。」

片山苦笑，這恬不知恥的傢伙。

早夜平靜地微笑着，但內心一定非常惱怒。

「那麼，在廣告之後……」

司儀說到一半的時候，錄影廠中突然響起小女孩的哭聲。

司儀困惑不已。

「哪兒來……奇怪哭聲呢？」

那哭聲聽起來，彷彿飄在空中的感覺。

然後，那聲音說話了。

「救命……救命……我好怕呀……不要殺我！好辛苦啊！」

早夜站起來。椅子「嘭」地往後倒下。

「這……不是節目用的錄音帶。這種東西……不在預定中吧？」

司儀也慌亂地問工作人員。

「七重妹妹。」早夜說。

「救命！救命……」

小女孩的聲音轉弱，終於消失了。

早夜赫然清醒似地環視周圍。

司儀慌忙說：「剛才的怪現象是甚麼？廣告之後再來收看！」

收錄暫時結束，司儀向工作人員怒吼：「擅作主張很傷腦筋的！必須事先好好交代才行。」

「剛才那玩意兒，誰也不知道啊。」

「那是甚麼？」

「這……」

早夜從佈景台走下來。

「喵。」福爾摩斯迎上前去。

「福爾摩斯，你也聽見了嗎？」

「剛才真的是……」片山欲言又止。

「不曉得。不過，我並沒有做降靈的行動，但怎會聽見那種東西……」早夜搖搖頭說。



「幻榮小姐！」司儀追上來。「先前冒犯了。剛才的聲音是甚麼？請務必給點意見……」

「我拒絕。」早夜堅決地說。「請另外物色一個凡事都聽你的指示去做的『靈媒』吧！」

片山也點點頭。

「來，走吧。」

「喵。」

「可是……」

片山他們拋下支支吾吾的司儀，走出錄影廠。

恰好晴美和菱倉良子從走廊走過來。

＊　＊　＊

「七重的聲音？」

聽了在錄影廠聽見那不可思議的「聲音」一事時，良子當然有所反應。

「聲音太過響亮了，聽不出是誰的聲音。」早夜說。

「不過，剛才收錄的錄像帶裏應該有紀錄吧？」

「或許……不過，那是透過麥克風進來的聲音，我想只錄到一點點而已。」

「可是我想聽聽看。」

身為母親當然會有這種心情了。

「哥哥，你跟電視台的人說說看。」晴美說。

「嗯，我說說看。」片山點點頭。「對了，沒甚麼問題吧？」

他問良子。

菱倉良子來到電視台附近時，突然被年輕男人碰撞，企圖搶奪她那裝着七重的衣物的紙袋。

「幸好沒事。」良子把紙袋交給早夜。「男人搶走這個要逃跑時，撞上了路邊衝出來的自行車。然後，男人拿着的紙袋鬆脫，飛到幾米以外去了。我追了上去，男人終於放棄紙袋逃走了。」

「好幸運呢。」晴美說。「你認識那個人嗎？」

「不，從未見過。大約二十二、三歲吧，像大學生，也許是受人委託做的。」

的確，單純地以「搶奪」來說也很奇怪。任誰都看得出，那裏面不會有太值錢的



東西。

「總之，平安無事地送到，真是開心。」

「那麼，我收下了。」

聽早夜說她會好好保管紙袋時，良子再次畢恭畢敬地鞠躬說：「請多多幫忙。」

4. 婚約

「矢一郎先生。」

晚飯席上，女管家陽子走過來說：「您的電話。」

菱倉矢一郎蹙蹙眉頭。

「叫我少爺，講過多少次了。」

「失敬了，少爺，您的電話。」

陽子那句「少爺」的叫法，含有故意強調的味道。

「誰打來的？」

「智次先生打來的。」

矢一郎的臉色更沉了。

「要把電話拿過來嗎？」

「不用，我去聽好了。」

矢一郎離開飯桌，到走廊拿起話筒。





「喂？」

「啊，大哥嗎？」

弟弟智次的聲音有點模糊。

「為甚麼不打來我的手機？」矢一郎說。

「不，我只是想證實你在不在家。」

「證實了又如何？」

「我有話要說，所有人都在家嗎？」

「大部分都在，甚麼事？」

「等我去到再說，請等着。我現在開車過來，頂多二十分鐘就到。」

「甚麼？」

「我還沒吃晚飯，請替我添兩個人的分量。待會見。」

「等等，智次！喂喂？」

已經掛線了。

矢一郎厭煩地把話筒放回去。

正要回去飯廳時，卻見到不知何時，陽子站了在旁邊。

「智次馬上就到。」矢一郎說。「替他預備飯菜吧。」

「遵命。」

矢一郎欲行又止。

「對了，他說要兩人的分量。」

「好的。」

年約四十歲的女管家陽子，無論吩咐甚麼她都面不改容。

陽子往廚房走去後，矢一郎喃喃自語。

「兩個人……另外一個是誰？」

* * *

「馬上就到了。」

握着方向盤的菱倉智次愉快地說。

「一直坐車，很疲倦吧？」

「沒有的事。」坐在前座的女性說。

「你的心情不太好呢。」

「緊張嘛，只要是女人都會的。」

「沒關係，有我陪着你嘛。」

「全靠你了。」田所美枝聳聳肩。「不過有關我的事，你沒有告訴過家裏的人吧。」

「我想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智次說。

「可疑。」

「我老哥很難得在家的，他太忙了。」

「從你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很忙吧。」美枝說。

「哈哈，的確是的。」

智次逕自歡喜。

「你今後要好好做點事了。」美枝說。

「當然！我知道。」智次即刻回答。「只要拜託老哥一聲，他會隨時給我安排工作。況且，本來〈H商事〉就是我家開創的公司。我也有權利當董事呢。」

聽了智次那洋洋得意的話，田所美枝擔心自己失望的神色出現在臉上，忙把臉轉向車窗外。

他不能說是壞人。

但縱然不是壞人……

假如他真的愛美枝的話，她希望他不是依賴兄長找事做，而是自己看徵聘廣告找個工作。

美枝說的「好好做點事」，就是那個意思。不過，智次則認為「只要有工作就行了」。

而且最好是那種「工作輕鬆薪金高」的工作。

可是，那種「工作」絕不能保證一輩子。

確實，美枝之所以答應智次的求婚，其中智次豁達開朗的性格是主要原因。

可是反過來說，也是由於他「不工作也不傷腦筋」的生活所致。

對！突然要求智次過一種嚴謹上班族的生活，可能是無理的事。

暫時拜託他那位「老哥」，先讓他習慣「工作」也未嘗不可。

智次並不了解美枝的想法，他一面開車一面吹着口哨……

*　　*　　*



打開玄關大門的，見到總是面無表情的女管家陽子。

「您回來啦。」

「嘿，還沒忘記我的樣子呀。」智次微笑。「有位客人。」

「大衣請交給我。」

陽子並沒有好奇地看美枝，就像接待常來的客人般接待她。

「大家呢？」

「正在用飯，快要吃完了。」

「是嗎？那麼，麻煩你了……」

「已經預備好了。」

「謝謝。」

兩人走進飯廳時，談話一下子中斷，視線一起轉向智次……不，集中在美枝身上。

「抱歉，來遲了。」智次說。

「沒有人在等着你。」矢一郎說。

「有啥關係？我也是這家族的一份子嘛。」

「坐吧。」說話的是良子。「介紹那位朋友吧。」

「嗯……她是我的……未婚妻，田所美枝小姐。」

難以形容的空氣，像波浪般在飯桌上蔓延開去。

「請多多指教。」

美枝用蚊叫的聲音說。

「歡迎。我是長男的妻子良子，這位是外子矢一郎。」

只有良子表現出極自然的關切。

美枝如釋重負般轉向良子的笑臉。

「怎麼這麼突然？」矢一郎睨視胞弟。「你應該先跟我們商量一下才是。」

「嗯……抱歉。」智次支吾着說。

「老公，智次已經三十六了。你不是也常說他，『早點找個人回來的好』麼？」

聽了良子那平靜的語調，矢一郎說：「唔，我沒說不行。但這樣子突然把人帶回家……」

「老哥不是根本都不肯見我嗎？」

「那是你每次都為錢的事……」



「老公。」良子搭住丈夫的手腕。「在美枝小姐面前，這樣不好看。」
良子這麼一說，矢一郎只好不情不願地保持沉默，繼續吃飯。
陽子快手快腳地把食物端到二人面前。
「我是菱倉誠。」一位頭髮全白的男人說。
「我的叔父。」智次說。「家父的弟弟。」
美枝默默地致意。
「旁邊的是嬸母夏子女士。」
瘦削而外表陰鬱的女性，轉動大眼珠凝視着美枝。
「大哥，老媽呢？」智次問。
「叫母親。她有點不舒服，睡着了。」
「母親生病了？我不曉得。」
「即使想通知你，也不曉得你人在哪裏……」
「不過，也不是嚴重到需要住院那種。」良子說。「有時候也會下床走走的。」
「那麼，待會我去看看她。」智次說。
「母親已經睡了。」矢一郎冷冷地說。

「那就明天好了……」智次聳聳肩。「還有我的房間吧。」他問陽子。

「是，當然。」

「那一位也留下來過夜麼？」夏子開口。

「當然了，難道你叫她一個人回去嗎？」

「也不是的……不過結婚前……」

夏子另有含意似地停住了。

美枝停下用餐的手，對智次說：「如果你送我去車站的話，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沒關係啦，又不是小孩子。」

智次厭煩地說。

這時，門突然打開，匆匆忙忙地回到座位上的，是個紅襯衣白毛衣，打扮花哨的男子。

「我弟弟哲也。」智次說。

輪廓年輕，看起來頂多三十歲，但頭髮稀梳，給人衰老的感覺。

智次再介紹美枝一次。



「你好！我叫哲也，獨身未娶。看來這個家只剩下我一個單身人士了。」他笑說。

「再不快吃，飯菜都涼了。」夏子嘲弄地說。

「好的好的……忙死了。」

開始用飯時，突然響起哪個電視節目的主題曲。

「對不起！」哲也從口袋掏出手機站起來。「喂！嗯，剛才聽說了，這不是很過分嗎！」

他邊說邊走了出去。

「真是的，坐不定的傢伙！」矢一郎嘆息。

「哲也做的是藝能製作之類的工作。」智次對美枝說。「他跟好幾個女藝人有曖昧關係。」

「不是正當的生意。」矢一郎甩下一句話。

「起碼吃飯時應該關掉手機。」夏子說，瞄了丈夫一眼。「你也是。」

「我沒甚麼，很少人會打來我的手機……」

話沒說完，菱倉誠口袋中的手機鳴響。

夏子視若無睹地繼續用餐。
菱倉誠慌忙從飯廳走出去。
哲也這時走了回來。
「又是那個『她』打給叔父的？」
「不知道。」夏子回答。
「哎呀呀，電視台也真馬虎，傷腦筋。」
哲也繼續吃飯。
驀地抬起頭來。
「咦？」他注視着美枝。「你……以前有沒有到過電視台試鏡？」
美枝臉色蒼白——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沒有那回事！」美枝用強硬的語氣說。「絕對沒有那回事！」
飯桌被奇妙的寂靜包圍。

＊　＊　＊

「我不應該來這種地方的。」美枝突然說。



智次正在入神地看着電視的足球直播。

「你說甚麼？」

過了好久，他才回頭望向美枝。

「沒甚麼。」美枝搖搖頭。「畢竟不方便吧？」

結果，美枝在菱倉家住宿一宵。

雖然她本來也是預備好在這裏過夜的。

「那位夏子嬸母，她總是用厭惡的眼神看着我啊。」

電視播放廣告時，智次站起來。

「別管她。」他的手搭在美枝的肩上。「那位嬸母，無論是誰，她都用那種眼神看人的，不要在意。」

「嗯……」美枝微笑一下。「我想洗個澡。」

「嗯，你先洗吧。這房間附設浴室，不必顧忌甚麼。」

「真的？其他房間也是？」

「不是全部，只有大哥和我的房間而已。其他人使用其他兩間浴室。」

智次有點自鳴得意。

浴室有兩個已夠了不起了。

「你和你哥哥的房間附設浴室？你弟弟……哲也先生呢？」

「那個不定性的傢伙嗎？哲也的房間沒附設浴室，他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

美枝睜大眼睛。

「那麼，他母親……」

「嗯，他是老爸和外面的女人生下的孩子。那女人死了，才領養他的。」

「這樣啊……」

雖然不同母親，卻以兄弟情分住在同一屋簷下。在智次那種「當然要有區別」的語氣裏，美枝覺得含有抗拒的意味。

「你父親呢？不在這兒嗎？」美枝問。

「老爸名叫菱倉正市，因腦溢血住院了……已經兩年了吧。」

「那麼……可以去看看他麼？」

「即使見到了，他也不會知道的。只不過，這件事對外人是秘密。」

這是美枝難以理解的事。

「總之，我先洗澡吧。」



美枝拿起裝了替換衣物的袋子。

「嗯，你去吧。要一起洗嗎？」

「不行，結婚以後才可以。」

美枝當然和智次上過床——彼此都是成年人了。

但總不能在他家的浴室裏鴛鴦戲水，不曉得有誰會聽見。

美枝走進不輸給一流酒店的浴室，先在大浴缸裏放上熱水，脫掉衣服。

在鏡子裏見到自己的內衣褲打扮時，美枝捏了一把汗。

沒想到會在這地方遇到那個男人。

美枝不禁閉起眼睛。

那只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屈指可數的幾次經驗而已，沒想到偏巧在那時出現的，竟是智次的弟弟哲也……

我是何等倒霉的女人啊。

不過……也不是那麼悲觀的事。

當時哲也相當醉了。因此，即使他覺得美枝「在哪兒見過」，卻無法很清楚地想起來。

沒甚麼好怕的，美枝告訴自己。

假使哲也某個時候想起來，說：「你以前當過陪浴女郎吧！你不是陪過我嗎？」

她只要泰然裝蒜說：「你認錯人了，一定是很相似的其他人。」

倘若着急或生氣地加以否認的話，反而等於承認了。不過，太過冷靜從容也很奇怪就是了。

「別說失禮的話！」──也許稍微表示憤怒才恰當。

美枝喜歡在稍熱的水中泡澡。

現在自己所住的公寓那個小浴槽，若不抱起膝頭，根本坐不進去，相比之下有天淵之別。在這個浴缸裏可以舒坦地伸展身軀，這樣泡澡把美枝內心的不安溶化開去。

全身泡在熱水裏，閉起眼睛。

一瞬間想起，如果每天可以這樣泡澡的話──單單為這個嫁給智次也無妨。

然後笑了。

「我給自己打的價碼相當便宜呢……」

美枝喃喃地說，不顧一切地在浴缸裏伸個大懶腰。



5. 人間百態

客廳的門悄悄打開，在門口窺探的是菱倉誠。

知道誰也不在時，他鬆一口氣，走進去。

他很快就洗過澡，穿上絲質晨褸。妻子夏子剛剛進去泡澡，她喜歡泡長澡，所以暫時不會出來。

菱蒼誠在偌大的客廳，靠裏邊的沙發坐下來，從晨褸的口袋掏出手機來。正要按鈕時，門突然打開，女管家陽子站在那裏。阿誠忙不迭把手機塞進口袋中。

「要給您送點飲料嗎？」

陽子用素常淡淡的語調問。

「不用了，謝謝。」

阿誠總算擠了個笑臉。

「有事的話，請叫我。」

「嗯，我會的。」

門關起來了。

「別嚇人好不好！」阿誠忍不住發怨言。「真是的……無論在何處，那女人就像鬼魂一樣出現。」

他按了手機的電話按鈕，貼在耳朵上。

聽見電話鈴聲時，顯得有點不安。

她會接聽嗎？抑或已經睡着了？

三下、四下、五下……

自己不知不覺地數算着鈴聲的次數——不行，看來今晚不會接他的電話啊。

正要放棄時，對方接聽了。

「喂？」

「嗨。」阿誠露出心安的表情。「剛才不方便，正在吃晚飯。」

「對不起，使你為難了吧？」

開朗、有點發音不清的聲音搔着阿誠的耳朵。

「不，沒關係。」

「可是，你太太也在一起吧？」

「嗯，但沒關係。內人甚麼也沒察覺。」阿誠說。

「是嗎？那就好。我最近沒有時間打電話啊。晚上的工作嘛，累得眼睛都睜不開。」

「沒關係，我明白的。電視台的工作不容易吧。」阿誠表示了年長者的「體貼」心意。「那麼，你已經休息了嗎？不好意思，吵醒了你。」

「有點昏昏欲睡的，但沒關係。」

內人甚麼也沒察覺。

沒有可能的事！阿誠自己也知道。

對於夏子的「挖苦」，他不止一次地覺得胃痛。

儘管如此，即使夏子在身邊時，阿誠也無法做到把電源先關掉。

每次想關掉電源時，又擔心萬一「她」打來的話……也不是沒想過，自己已經一大把年紀了。

可是，戀愛中人的苦惱，十六歲或六十幾歲都是一樣的……

「怎麼樣？」阿誠問。

隔了片刻，久保秀美問：「甚麼事？」

「上次，在短訊上……你說你想吃好吃的烤肉。」

「啊！那件事呀。抱歉，昨天，我和工作人員們去吃了。不管多麼愛吃，也不能不停吃烤肉嘛。」

阿誠的表情僵住了。不過，語調還是柔和的。

「那倒是，那麼，再隔一段時間才去吃吧。」

「嗯，抱歉。」

「不，是我說了勉強的話……」

「別這麼說，是我太疏忽了。哎，上次去過的一家好吃的茶漬店，我還想去。」

「好哇！有時間嗎？」

「唔……明天可以嗎？晚上七點左右，我想可以下班的了。」

「嗯，好的。那麼，我去接你。」

「沒關係，地點我知道。我不希望被經理人看到。」

「明白，那麼……」

「七點半，在店裏見。好了，我要睡了。對不起，不能慢慢地聊。」



「不，沒關係。明天見。」
「晚安。」
「晚安。」
阿誠等她先掛線。
他不想主動掛斷電話。
臉頰燙熱起來。
怎麼回事，竟然愛上了像女兒……不，像孫女般的久保秀美。
自己六十六歲，秀美十九歲。
竟然搞成這種局面。
「叔父。」
突然被喊時，赫然一驚。
不知何時，菱蒼哲也走進客廳。
「怎麼，你在呀？」
阿誠把手機放進晨褸的口袋裏。
「給她發個短訊比較好。」

「啊？」

「秀美在半睡半醒時做出的約定，她很快就會忘記的，你最好先傳個短訊去她的手機，寫明明天的約定時間和地點才行。」

「噢……原如來此。」

「然而這樣子她也不一定會來，對吧？」

阿誠浮起尷尬的笑容。

「沒辦法啊，這邊是個老頭子，假如受到同年代的朋友邀約的話，就想跟他們走了。不過，我會先給她短訊的，謝謝。」

擁有手機，以及學會發短訊，是在跟秀美交往以後的事。

「我感到自己有責任。」

哲也坐在沙發上。

「為何你……」

「因為是我把她介紹給你的。」

「嗯，那也是……但提出交往不是因為你。」阿誠微笑。「很感謝，真的！到了這種年紀，居然還能如此歡欣雀躍……」



「這麼說我也好開心。」

哲也從有浮雕的餐具櫃拿出拔蘭地，倒在杯子裏。

久保秀美是哲也親自栽培的新手藝人，以十九歲的年齡來說，絕不算是年輕出道，但她有吸引年長的「叔叔伯伯輩」的魅力，開始逐漸接到電視台的工作。

「別告訴嬸母，她是我那裏的女孩。」

「嗯。她甚麼也不過問的，應該是故意視若無睹吧。」

「我不曉得叔父如此受歡迎呢。秀美也常說：『跟阿誠先生見面時，不知怎地總感到好安心』甚麼的。」

「真的嗎？我倒總是在意會不會讓她覺得太沉悶……」

「秀美相當成熟的，她老說同年代的男孩們太輕浮，話不投機。哎，叔父，現在對那女孩而言，是重要時期。不紅的藝人最怕引起醜聞的，叔父要好好看着她喔。」

「嗯，當然當然。」

阿誠臉泛紅暈，不住地點頭。然後望望時鐘。

「我該回房間去了，夏子大概洗好澡了。」

他從沙發站起來。

「叔父。」哲也壓底聲音。「秀美後天休假。」

「甚麼？」

「她後天休假。所以，明晚遲一點也沒關係。」

「噢……是嗎？」阿誠從哲也的臉上移開視線。

「唔……但我不能太晚……」

「今晚二哥帶回來的女人。您怎麼想？一定是看上了我們家的錢吧。」

哲也故意改變話題。

「這個……人的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智次老哥沒有看女人的眼光——那女的叫田所美枝是嗎？好好調查一下她的品性比較好。」

搖晃酒杯時，拔蘭地的香味靜靜地彌漫。

「晚安。」

阿誠往門邊走去。

「加油。」

哲也喊，向他舉起酒杯示意。



阿誠開門的手停住。

「哲也。」他說。「你肯幫我一個忙嗎？」

「假如我做得到的話。」

「不……一次就好……一次就可以了……」

阿誠支吾地說。

「秀美的事？」

「嗯，像我這種老頭子，大概她會覺得噁心，一口拒絕吧。」

「那種事，不說說看是不知道的。」

「你可以問問看嗎？不，我不是勉強她。」阿誠接下去說。「不一定要和她上床的……真的！只要她陪我睡就夠了，我不也可能使她那種年輕女孩滿足的。」

「我也不能問到那個地步。」哲也咧嘴一笑。「不過，我先告訴她好了。明晚的話，時間沒問題。只不過，叔父是不會外宿的吧。」

哲也想了一下。

「好。為了叔父，就當作我邀請您去喝酒吧。即使不過夜也能待到半夜，沒關係吧？」

「可以嗎？謝謝。」
「不過，假如秀美怎麼也不願意的話，那就死心吧。」
「那個當然！」
「那個女孩，我想ＯＫ的。」
「是嗎……是不是買點禮物好呢？」
「秀美喜歡名牌貨，帶點CHANEL啦HERMES之類的小東西去如何？不要自己挑選，您告訴店員說是十九歲的女孩，請她們幫您決定比較好。」
「嗯，就這麼辦。謝謝你。」
「明天，您從約好碰頭的店舖打來我的手機，我會安排好的。」
「明白，拜託了。」
阿誠有如少年般興沖沖地出去了。
暗中目送阿誠上樓去的，乃是女管家陽子。

＊　＊　＊

「喂，秀美嗎？」

「啊，社長。」

「只在有後輩的地方才叫『社長』吧，明天你會和我叔父見面，是嗎？」哲也說。

阿誠走開後，他立刻用手機打給秀美。

「嗯……見見他比較好吧？」

「沒有損失，叔父是我們家隨時能動用大筆金錢的那個人。」

「可以呀，而且又能吃到好吃的東西……」

「明天吃完飯之後，我希望你繼續陪他。」

聽了哲也的話，秀美暫時不說話。

「秀美？」

「聽見了，就是說，他要來我的公寓？」

「去你的公寓不方便，萬一被人拍到照片就糟了。我先去拿房間，現在最有人氣的P酒店，好嗎？」

「要過夜嗎？」

「叔父會晚一點回去，你留下來過夜好了。不願意？」



「只要當作是工作……那這次節目的『常規嘉賓』，可以讓我做嗎？」

「好的。」

「約定了。」

「嗯，約定。」

「好吧，那麼我作好準備就去。不過，沒問題嗎？那個人會不會在中途死掉？」

「那種事只有電影或電視劇才會出現。叔父的血壓並不太高，萬一有事的話，你打來我的手機。我會在酒店的酒吧那裏。」

「一直嗎？」

「我會和叔父一起回去。」

「哦。」

秀美終於安心的樣子。

「那麼，明天你和叔父吃完飯後，搭計程車去P酒店。我先用我的名義訂好房間，你到櫃台去拿房間鑰匙。

「明白。」秀美說。「呃……」

「甚麼呢？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也不是的……我和那個人睡覺，對社長會有甚麼好處嗎？」

意外的問題，叫哲也呆了一下。

「你也愛瞎操心呢。」他笑了。「大有好處。總有一天，老哥矢一郎會成為H商事的社長，到時，叔父就會站在我這一邊支持我。」

「我不太懂，總之有幫助吧？那就好。」她有點放不下的樣子。「那麼，明天見。」

「嗯，晚安。」

說畢，哲也切斷通話。

喝光拔蘭地後，哲也站起來。這時，傳來走下樓梯的拖鞋聲。

那獨特的聲音是矢一郎的。

他只可能是路過這裏。

當然，理所當然地說句「晚安」然後走出去也是辦法，但不知怎麼，他想繼續留在這裏。

哲也趕忙跑到沙發的背後躲了起來。

果然沒錯，那拖鞋聲走進了客廳。

矢一郎的拖鞋聲往他藏身的沙發處非常接近，哲也以為被發現了，捏了一把汗。

矢一郎「咚」地坐在沙發上，然後好像掏出了自己的手機。

哎呀呀，哲也苦笑。若是舞台劇的話，可以取名《手機的場景》了。

「啊，里中嗎？我是菱蒼。」

里中？哲也對這名字有印象。誰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上次阿瑪利亞那件事。」

對了！矢一郎在交往中的模特兒阿瑪利亞——那女孩所屬的製片公司社長就是里中。

「還沒告訴她？你在磨蹭甚麼！」矢一郎不耐煩地說。「明白嗎？我可是隨時可以撤回工作的。」

依仗他是顧客的立場，向製片公司施加壓力——常有的模式。

不過，矢一郎也利用權利這樣做，叫哲也有點失望。

阿瑪利亞雖然和矢一郎有交往，卻拒絕和他有進一步關係，這件事哲也在業界也略有聽聞。

「當然，我沒放棄阿瑪利亞。可我不能永遠等下去，明白嗎？」矢一郎叨念着。



「還有，另外一件工作。我希望由別的女孩來做。嗯，當然是暗地裏的工作，但能賺錢的。明白嗎？嗯，明天你挑一個女孩帶來給我。」

甚麼事呢？

「嗯，年輕點好。不，更年輕的，可能的話，十三、四歲吧，再小一點也行。」

偷聽的哲也也嚇了一跳。

十三、四歲？與其說「年輕」，不如說是「年幼」比較正確！

他要那樣的小女孩做些甚麼呢？

「好，我等着。」矢一郎說。「也別忘了阿瑪利亞的事。有了她的協助——你知道她能幫你賺多少錢嗎？知道就好。總之，你去說服阿瑪利亞吧。明白嗎？」

這種談話倒是很容易懂。

不過，雖然不及阿誠和秀美的地步，但矢一郎和阿瑪利亞應該也相差二十歲左右。

男人不管到了多少歲還是男人呢，哲也想。

哲也聽見矢一郎在嘆息。

這時，有人走進了客廳來——躲起來的哲也，只聽見開門的聲音。

「怎麼?」矢一郎說。「你都聽見啦?」

誰呢?繼續無言的「某人」向矢一郎走過來。

「無須擔心。」矢一郎說。「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那個「某人」坐在矢一郎身邊。

哲也聞到輕微的古龍水或香水似的味道。

「沒問題,交給我辦。」矢一郎說。「我會保護菱蒼家的——不論做任何事。」

然後,矢一郎補充一句:「即使不惜殺人。」

哲也聽了悚然一驚。他了解哥哥的為人,這樣說法不是開玩笑。

「好了,去睡吧。」

在矢一郎的催促下,那個「某人」和他一同走出客廳。

哲也慢慢地站起來。

剛才那個人是誰?

可惜哲也無從知悉。



6. 人潮中

「這種時間了……」晴美嘆息。「從剛才起，才前進了三十米。」

「又不是我的錯。」片山鼓起腮幫子。

「誰也沒說是哥哥的錯啊，你就是愛鬧彆扭。對嗎？福爾摩斯。」

「喵。」

福爾摩斯獨個兒舒舒服服地躺在後座。

開車的是片山，晴美坐在前座。

車子遇到交通堵塞，動彈不得。

晚上快十二點了，六本木的道路依然擁擠。

「好厲害呀，都這麼晚了。」

晴美從車窗看着外面令人眼花撩亂的霓虹燈及廣告板；一群一伙的年輕人；以及招客入店的黑衣男子們；超迷你裙的辣妹們……

「那種裝扮，有點寒冷吧。」晴美說。「穿着那麼短的裙子，很辛苦呢。」



「但當事情變成生意就不是這麼說了。」片山終於前進了三部車的距離。「看吧，還有更厲害的。」

「啊？嘩，不得了！」

連晴美也瞠目結舌的，乃是三名站在路邊分派傳單的女孩——竟是比堅尼泳裝打扮！

「那樣子會感冒的啊！」

晴美也好同情她們。

「喵。」

福爾摩斯把前肢搭在窗邊，伸長身子注視外面。

「福爾摩斯，你也喜歡比堅尼女郎嗎？」

「哥哥，福爾摩斯是女的呢，牠看女孩子的泳裝打扮幹甚麼？」

「喵……」

福爾摩斯催促他們留意似地叫着。

「唷，哥哥。」晴美瞪圓了眼。「你看那比堅尼女郎，好好地看。」

「甚麼嘛？」

「那女孩，喏，跟菱倉矢一郎一起吃飯的那個呀。」

「叫阿瑪甚麼的嗎？」

「對對對，阿瑪利亞。」

確實，冒着寒冷在派發傳單的，肯定是阿瑪利亞。

晚秋的風寒冷無比，何況時間已是深夜。

在這種天氣中，穿着比堅尼泳裝派發傳單，可說有勇無謀。

「好像怪可憐的。」從車上看着的晴美說。

「唔……可是我們不能做甚麼。」握着方向盤的片山說。「完全沒有前進呢。」

馬路依然非常堵塞。

晴美從車子望着阿瑪利亞。

「噢，比堅尼女郎有三個，另外兩個稍微派了一下傳單，就縮回店裏去了，一定是冷得受不了。」

「三個之中的兩個？」

「對，只有阿瑪利亞一個人繼續站着——她是個很勤力的人呢。」

「做到那個地步，就是為了當藝人嗎？」片山搖搖頭。「車子終於比較順暢了。」

這時，還是從車窗望着阿瑪利亞的福爾摩斯，發出催促注意的叫聲。

「喵！」

「哥哥！」晴美說。「停車！」

「嗯？幹甚麼？好不容易才開動一點。」

「你別管，停車！」

聽了晴美的聲音，片山也沒法子，只好把車子儘量靠向行人道停下來。

「怎麼了？」

「那女孩的樣子有點古怪哦。」

片山也望向阿瑪利亞。

其他兩個比堅尼女郎不見了。而一個人站在那裏的阿瑪利亞，把拿在手裏的一疊傳單掉到了地上，踉蹌欲跌。

「危險！」

晴美打開車門，跨越護欄，向阿瑪利亞跑過去。

「阿瑪利亞小姐！你沒事吧？振作些！」

阿瑪利亞聽見晴美的聲音，卻不曉得她是誰的樣子，喃喃地說：「傳單……」

然後，軟綿綿地倒在晴美的懷中。

「阿瑪利亞小姐！」

晴美抱住她時，發覺她的身體燙得像火燒，不由大吃一驚。

「燙得好厲害啊。」

晴美半拖半抱地把阿瑪利亞帶到車旁。

「哥哥！開門！」

「她怎麼了？」

「發高熱，去醫院吧。哪一家都可以。」

「知道。」

片山下車幫忙把阿瑪利亞和晴美安置在後座。

「N醫大病院在這附近吧。」

片山強行調頭「U轉」後，叫晴美先致電以前搜查時關照過的醫生那裏——這就是當警察的好處。

「他說會在醫院等着，好讓她能馬上住院。」

「好極了！後面有毛毯嗎？」



「對了，先把她的身體包起來。」晴美點點頭。「哥哥有時也很細心呢。」

「這是讚美之詞嗎？」

幸好前往醫院的道路很順暢，十分鐘左右就抵達了。

護士在等着，立刻把阿瑪利亞放到擔架上帶走了。

「啊，你好。」才三十多歲的醫生和片山握手。「上次承蒙關照了。」

「哪裏，彼此彼此。」

「那女孩是不是阿瑪利亞？」

「你認識她？」

「我們的院長是她的超級影迷呢。假如她住院的話，院長一定很高興地去巡診的。」

片山嚇一跳——真是誰也不知在甚麼地方會有怎樣的人情際遇。

怕引起誤解的關係，於是簡單地說明內情。

「如此寒冷的天氣穿着比堅尼？怎會這樣？」

醫生名字叫安田，據片山所知，他才三十五六歲，還是單身貴族。

「或許聯絡一下製片公司的人比較好。」晴美說。

「不必了。」安田說。

「啊？」

「讓她去做那種非人工作的製片公司，叫他們稍微擔心一下也好。」

安田的說法使晴美好高興。

「您說得對。」

「可是，萬一對方提出搜索的要求……」

片山擔心不已。

「這樣吧，就當是我偶然經過，救了她。」安田說。「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誰，於是把她送來醫院。這麼一來，即使遲了聯絡也沒關係吧。」

「那好，拜託了。」

「交給我辦吧。」安田微笑。

「可是──她身上還是比堅尼泳裝打扮呢。商店還沒開吧，內衣褲及睡衣之類……」

「我會告訴護士，總有辦法的。」安田說。「比堅尼泳裝是製片公司的東西吧。」

「不曉得。」

晴美並不清楚內情。

「總之，我先去替她診症一下。」

安田匆匆走開。

「那麼，咱們回去吧。」

片山打個呵欠。

「聽了診症的結果才走吧，好無情呢。」

「我只不過……」

片山悻悻然，不再說話。他盤起胳膊坐在長椅上，福爾摩斯坐在旁邊，安慰似地把頭靠在片山膝頭上，閉起眼睛。

「你能了解我吧。」片山說。「你知道我是心地善良的人……」

「喵。」

「是嗎？你了解嗎？福爾摩斯，你是最好的。」

片山撫摸着牠那有光澤的毛，懇切地跟牠說話。可是，福爾摩斯已經睡着了。

「你嘀嘀咕咕地說些甚麼？」晴美說。「護士小姐看着你笑呢。」

「抱歉。」年輕護士走過來。「那隻貓太可愛了。」



「對，牠和我妹妹可不同。」

聽了片山的話，晴美狠狠地瞪他一眼。

護士聽了說：「唷，你們是兄妹呀？我還以為是夫婦呢。」

片山和晴美同時說：「荒謬！」

福爾摩斯醒了，抬起頭來，打個呵欠。

十五分鐘後，安田醫生回來了。

「啊，讓你們久等了。」

「怎樣？阿瑪利亞小姐。」晴美站起來。

「她本來有感冒的吧。加上穿着比堅尼站在寒風中，沒有變得嚴重已不可思議了。」

「那麼……」

「因為感冒拖延久了引起肺炎。雖然不很嚴重，畢竟還是在醫院裏住兩三天比較好。」安田說。

「明白。那麼，我們明天再來。」晴美說。「那麼，回去吧，哥哥。」

「嗯。」片山也站起來。「來，走吧。福爾摩斯。」

片山等人離開醫院。

「咦？福爾摩斯呢？」

回頭一看，福爾摩斯在出口處站住，回頭望着。

「喂，福爾摩斯。怎麼了？」

片山喊時，福爾摩斯踏着碎步過來。

「怎麼了？是否有甚麼在意的事？」片山問。

福爾摩斯不答，默默地往車子走去。

「牠怎麼了？」

「不曉得。」晴美聳聳肩。「貓所想的事深不可測，難以理解。」

片山等人坐車離開醫院。已接近凌晨兩點鐘。

「嗚呼……明天又睡眠不足了。」

握着方向盤的片山忍住呵欠。

「不要一邊打瞌睡一邊駕駛吧，我來開好嗎？」

「沒關係。」

片山的手機鳴響。



「誰呢?你幫我看看。」

「嗯，石津打來的。」

「你接聽吧。這種時間有甚麼事?」

「不曉得……喂?石津。」

「晴美小姐嗎?」石津的聲音好雀躍。「啊，今晚走運了!我打給片山兄，居然是晴美小姐接電話!片山兄怎麼了?是否臥病在床?」

「別讓他生病。」晴美笑了。「他正在開車，回家稍微晚了點。」

「是嗎?不，只要晴美小姐一切安好，我找片山兄的事並不重要。」

「可是你找哥哥有事吧?甚麼事呢?」

「啊，對了，現在開着車嗎?在哪一帶?」

「青山附近。」

「那麼，靠近P酒店呢。」

「是呀。從這裏過去的話，我想不用十五分鐘。」晴美望着窗外說。「在P酒店有甚麼事嗎?」

「其實是殺人事件……」

「命案？」

「嗯，就是。不過，片山兄及晴美小姐大概很疲倦了……」

晴美轉向片山說：「P酒店發生了命案。」

「明白了。」片山嘆息說：「你告訴他，我現在就去。」

「嗯，石津先生，待會就拐去P酒店。你現在哪兒？」

「我在現場，待會我下去酒店大堂恭候大駕。」

「那就拜託了。」

晴美把電話掛上。

「哥哥，為甚麼把車停下來？」

「我忘了P酒店在甚麼地方。」片山惱怒地說。「還是應該安裝個導航器。」

＊　＊　＊

凌晨兩點鐘，大堂的茶座還開放着，位子幾乎爆滿。

「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好愛熬夜啊。」晴美驚訝地說。「討厭，我自己也很年輕。」

石津在大堂等着。

「我在等你呢，晴美小姐。」石津雙眼發亮。「當然也在等片山兄。」

「別勉強了。」

「喵。」

「嘩！」石津這才察覺福爾摩斯。「當然，我也十分歡迎福爾摩斯小姐了，是！」

他極力展示親切的笑容。

「喂，這裏是殺人現場吧，別太高興。」片山說。「現場呢？」

「請搭升降機。」

在石津的帶領下，片山等人走進升降機。

「請等等。」一名男子從後面走了進來。

石津按了十六樓的按鈕說：「在1602，是套房。」

「是嗎？詳細情形去了再說。」

升降機還有其他客人，所以片山這樣說。那名後來的客人跟他搭訕：「對不起……」

「嗯？」

「呃，剛才你是不是提到1602？」那男子說。

「嗯，怎麼了？」

「不……但1602是我預訂的房間，會不會搞錯了？」

片山和石津對望一眼。

「是你預訂的？」

「嗯，是的。」

升降機抵達十六樓。

「出去吧。」片山催促着說：「其實，我們是警務人員。」

在走廊上走着時，男人狐疑地問：「警察？為甚麼……」

「有人在1602號房間遇害了。」

聽了片山的話，男人大感震驚的樣子。但轉瞬又突然笑了起來。

「有甚麼好笑的嗎？」

「好自為之吧？嚇了我一跳呢！若要扮刑警的話，選一個看起來比較像刑警的人好不好！」

男人環視周圍。

「好了，出來吧，已經穿幫了。真是的，現在的電視台，不光是藝人，連我們製



片公司的人也利用，那個『嚇你一跳』的標語牌在哪裏？」

片山終於明白他在說甚麼。

「嗯咳……」片山清清喉嚨。「不好意思，我們是如假包換的刑警，不是冒充的。」

笑容從男人的臉上消失。

「不可能。」他說。

7. 殺人

房門打開。

「啊，片山兄。」駐守現場的後輩刑警說：「好快呢。」

「碰巧我在附近。」片山說。「驗屍官呢？」

「我想快來了。」

片山往前兩三步，回頭說：「請。」

男人臉色蒼白，佇立在門口不動。

「可能是你的朋友哦。」晴美鼓勵他。「請振作些。」

「不……萬分抱歉。」男人用手帕擦着冷汗。「這……不可能！不可能是她……」

「她是誰？」

「我工作的製片公司的女孩，她叫久保秀美……新藝人。」

「久保秀美……是不是真的是她，請你務必看一下。」

「明白。」男人稍微恢復過來的樣子。「她……在哪兒？」





石津指示說：「裏邊的浴室。」

「沒問題嗎？」片山問。

男人點點頭。

「對不起，你的名字是……」晴美問。

「啊……失禮了。」男人掏出名片。「我的名片。」

名片上寫着「HK製作·社長　菱倉哲也」。

「『菱倉』？」晴美喃喃自語。「不會是……」

片山和菱倉跟着石津，往浴室方向走去。

由於是套房，有個起居空間。

臥房深處的門開着，戴白手套的男人們走來走去。

「在那邊。」石津說。「受害人好像是在沐浴期間被刺的，倒在浴缸裏。」

「明白。」

片山並不喜歡看屍體——不過大概不多人會喜歡看吧？

但在外行人面前，他必須裝得若無其事。

這是刑警難受的地方。

「那麼，進去……」

片山說到一半時，門口傳來女聲。

「讓我進去！讓我進去！」

菱倉哲也倒抽一口涼氣。

「那是……」

「怎麼了？」片山喊。

「這女人說要進去。」

見到該名被刑警捉住手腕走過來的女孩時，哲也瞪大了眼。

「秀美！你…… 還活着啊！」

「社長！」

「不，嚇死我了！我還以為被殺的是你……」

「發生甚麼事？」

「不曉得。刑警先生，她就是久保秀美。」

「這麼一來，被殺的就是別人了。」

「對了，到底是誰？」

久保秀美的表情僵硬起來。

「我來看看。」她說。

「秀美，你……」

「搞不好……」

片山率先走進浴室去。

浴室本身並不太大，但除了浴缸以外，還有一個花灑淋浴的地方。在浴缸裏，一名年輕女子以被夾住的姿態倒在那裏，眼睛盯着天花板。

「果然。」秀美說。

「你認識她？」

「嗯。」秀美點點頭。

「喂，她是誰呀？」

哲也大概覺得自己沒出息吧，他也跟着秀美走進浴室內。

「社長，是彌生啊。」

「甚麼？」哲也窺視。「是彌生！為甚麼……」

「她是誰？」片山問。

「她叫神坂彌生，是我們製片公司的新人，才十六歲。」

「原來如此。可是，這不是你租用的房間嗎？為何這新人會來這裏？」

對於片山的問題，哲也也感到一臉困擾。

「其實，當中有許多內情。」

「看來是了。」片山點點頭。

「請稍等。」久保秀美說。「是我和社長約好在這裏見面的。」

「你嗎？」

「對，不過，假如製片公司的社長向自己公司的藝人出手的話，在業界就會失去信用。因此，站在社長的立場實在難以啟齒。」

「原來如此。可是，為何另外一個女孩會在這兒呢？」片山問。

「讓我來說。」秀美說。「不過，在這個地方的話……」

「對，我們先出去吧。」

片山內心也如釋重負。

*　　*　　*



拿着咖啡杯的手在顫抖。

不過喝了一口咖啡後，菱倉哲也稍微恢復平靜了。

在P酒店的茶座，片山等人向菱倉哲也和久保秀美訊問內情。

同一製片公司的新人神坂彌生遇害了，但十九歲的久保秀美並沒有內心動搖不安的跡象。

她拿起奶茶杯子，雙手完全沒有顫抖。

「可以請教一件事嗎？」晴美說。

「甚麼事？」哲也作個深呼吸說。

「菱倉的姓氏很特別，你和H商事的菱倉矢一郎有甚麼關係？」

哲也嚇一跳。

「你認識我大哥？」

「你是他弟弟？」

「是。」哲也點點頭。

「聽說還有一個兄弟……」

「智次是次男，我是三男。」哲也說。「只是我的母親和他們的不同。」

「明白，但住在同一個房子中？」

「嗯。工作上的關係，生活時間完全不同，我和哥哥們很少碰面。」

「明白了，謝謝。」

晴美撫摸福爾摩斯的頭。

「啊，說起來，」哲也終於想起來的樣子。「關於那件事。大哥的女兒七重被殺的事——大嫂說要把一個『靈媒』帶回來甚麼的。」

「我們也會一起拜訪。」片山點點頭。「不過現在請先說一說今晚發生的事吧。」

「我來說。」秀美說。「今晚工作完畢後，我和社長約好在這間酒店見面。本來應當在晚上七點左右結束的……」

「下班延遲了？」

「我接到了別的工作。」

「突然的？」

「說工作嘛……」哲也說。「也沒啥大不了的，只是綜藝節目，一晃眼出一下鏡那種。」

「可是，像我們這種新人，即使是小小的機會也不能錯過。」秀美說。「那個收





錄節目，彌生是和我一起的。」

「然後？」

「我倆的出鏡分量很少的關係，等候時間很長，於是我用手機聯絡社長——彌生聽見了……」

「她也知道這間酒店的事？」

「我想她連房間號碼也聽到了。」秀美點點頭。「彌生說，『你真幸運，社長喜歡你』——她認為我和社長有私交，所以得到不少工作。」

「是不是也有一點關係？」

「我不是說完全沒有關係。」哲也說。「不過，開始受歡迎的藝人，無論演出機會多麼少也肯出鏡。即使我特意安排也是一樣的。」

「可是，彌生並不這麼想。」秀美說。「她認為只要自己得到社長的歡心，就會更受歡迎。」

「然後呢？」

「那個節目的收錄完畢時，已經十點多。我準備更衣然後前來這間酒店。但當我走到電視台的玄關，正要上計程車之際，場記氣喘喘地跑過來說：『你公司的女孩在

不在』……」

哲也嘆息，補充說：「深夜節目確實得不到收視率，因而新人的出場機會比較多。我也想到要催谷彌生的名氣，就要求監製使用她。」

秀美繼續說：「當時我大吃一驚，於是打去彌生的手機。彌生接聽電話時說，她現正前往P酒店。她說：『把社長讓給我一晚吧，行吧？』就掛線了……我好生為難。另外也因那是個直播節目，立刻要播映的，是個難得的機會，假如爽約的話，同一製片公司的女孩也就不會有機會出場的了。想到這裏，我就對場記說，『我出鏡吧！』」

「那就好。」哲也點點頭。「新人扔下節目不做會很嚴重。」

「當然，要改演員的名字很不容易，但因我演出了前一個節目的關係，利用一下總算可以……可是沒時間通知社長。」

「這麼說……你就直接去電視播映了？」片山問。

「對。而且因為是現場直接播送，中間雖有休息，卻一步也不能離開錄影廠。」

「甚麼時候結束的？」

「一點半，我匆匆趕來這裏，但在那個房間，彌生她卻……」





秀美渾身哆嗦着。

「那麼，菱倉先生又如何？」片山轉問哲也。

「我在這裏的酒吧等秀美，可她一直沒出現。於是我聯絡經理人，這才知道內情。」哲也說。「不過，秀美在演出中，聯絡不上，而我一個人在酒店房間也沒意思，於是想去電視台看看。這時接到一名必須有要事協商的商業對象打電話來，於是我離開了酒店，在外頭和他碰面。」

「這麼晚？」

「在這一行，凌晨一、兩點碰面的事並不稀奇。而且想到反正秀美要兩點過後才能來到……」

「然後，當你回來想入房間時，就跟我們一起乘搭升降機。」

「嗯。我問了櫃枱，鑰匙已經拿走了，我還以為秀美先到了。」

「即是說，神坂彌生一個人去了1602號房，而且是在沖花灑時被殺的了？」

「只有那個可能。她真可憐啊！」

哲也嘆息。

「不過，彌生小姐不是一個人嗎？」晴美說。「兇手是怎樣進去房間的呢？」

「不曉得……」

「向櫃枱查查看。」片山說。

這時，石津快步走過來。

「片山兄，驗屍官到了。」

「明白，我就來。」

片山離席後，晴美和他一起走到升降機那裏。

「你怎樣想？」晴美說。

「那叫菱倉說的話有古怪。當然，我們會核對他的口供。」

「我也這麼想。那女孩的談話，會不會太流利了些？」

普通人跟刑警談話時，多少總會有點緊張，內容混亂。確實，久保秀美的說明太過理路整然了些。

「有甚麼蹊蹺。」片山點點頭。「再跟他們兩個談談看。」

「嗯。」

*　　*　　*

福爾摩斯獨自留在椅子上。

牠把前肢藏在身體下面，一直閉起眼睛。

哲也和秀美不太在意貓的事。

「那樣可以嗎？」秀美說。

「嗯，得幫助了。」

「幾乎都是事實哦。」

秀美採取微妙的說法。

「嗯，是吧。」

「我不能說是跟阿誠先生見面，所以說是跟你見面。」

「嗯，那就好。」

「不過，假如被識穿是謊言的話，可能會受懷疑。」

秀美的眼底浮起不安的神色。

「不要緊。你別牽連進來，就用剛才那番話堅持到底。」

「可是，社長真的跟甚麼人在外頭見面去了嗎？」

「不，那是突然想到的。」

「但是……」

「不用擔心，有個傢伙常受到我各種關照。他一個人住，經常半夜出外跑動，就當我是去見他好了。」哲也站起來。「我回來時，你說我去了洗手間。」

「嗯。」

哲也快步走出茶座時，獨自留下的秀美顯得非常膽怯。

「我還不是一個人呢。」

秀美向蜷起背坐在椅子上，一直閉起眼睛的三色貓說話。

「你是不是叫做福爾摩斯？聽說你是名偵探？」秀美用調侃的語調說。

「怎麼回事呢？我說因工作要晚一點來，那個人說『我先在房間等你』的。」

菱倉誠——其實今晚秀美準備和他吃飯，飯後和他在這酒店的1602號房度過的。

然而秀美突然接到電視台的工作，沒法和他一起吃飯。

秀美又覺得過意不去，於是依約來到這裏，準備去那個房間。

但因為彌生「開溜」那件事，她又得接另外一件工作，連聯絡菱倉誠的時間也沒有……

也就是說，當彌生表示「社長在等着」而跑來這裏時，阿誠理當在1602號房才是。

可是，彌生在那個房間沖花灑浴，然後被殺了。

彌生大概不會擅自走進一個沒有人的房間，而且大喇喇地沖花灑吧？

假如她見到本應是哲也的房間，有別的男人在等着——即使她知道那是哲也的叔父，她還會繼續沖花灑嗎？

秀美想到可怕的原因。

神坂彌生撂下節目不理，由秀美代替她演出的事，哲也是甚麼時候知道的？

那是十分不應當的事，經理人當然會馬上通知哲也。

哲也可能估計到彌生很快就會跑來酒店。

於是哲也去了1602號房，告訴他叔父說：「秀美今天晚上不會來的了。」

阿誠大概很失望地回家去了吧。

哲也自己則留在在房間裏。這時彌生來了——就真的變成「社長在等着」了。

秀美在半夜以前不能離開電視台，也就是說哲也有足夠的時間和彌生上床……

「那種事！」她禁不住脫口而出。「那種事是不可能的！」

「甚麼叫『那種事』？」

晴美回到椅子上。

「呃……沒甚麼。」秀美說。「自言自語罷了。」

「哦，若有甚麼掛心的事，請坦白地說出來。絕不會對你不利的。」

荒唐。

但那個人不會殺死彌生的，他沒有殺人的理由。

對呀，是我想太多了。

「菱倉先生呢？」晴美問。

秀美條件反射地說：「啊，他去打電話……」

說了一半，慌忙改變說法：「不，洗手間……他去了洗手間。」

失敗了。這就等於招供說：他去打不想讓人知道的電話。

可是，晴美只是平靜地點點頭說：「哦。」

剛好哲也跑了回來。

「我失陪一下。」

秀美拿起手袋站起來。



來到女子洗手間附近時，秀美掏出手機，打去菱倉誠的手機。她不能不做點甚麼。

聽見傳呼音時，秀美終於察覺現在是甚麼時間。

事先想都沒想過。

正要掛斷時，對方接聽了。

「喂？」秀美說。

隔了一會，傳來一把冷冷的女聲。

「哪位？」

「呃……」

「我是菱倉誠的妻子。」

秀美有一瞬的震驚。

「對不起，太晚了。我明天再打過來。」她趕忙說。

「你叫秀美吧。」對方說。「外子被救護車送走了。」

秀美倒抽一口涼氣。

「怎麼了？」

「大概心臟病發作吧。」夫人彷彿在談別人的事似的。「今晚好像發生了甚麼對身體相當不好的事呢。」

「呃……」

「醫院不能使用手機，不好意思。」

說完這些，夫人掛線了。

秀美拿着手機，呆然佇立在那裏。

「啊。」

不知何時，那隻三色貓來到秀美的腳畔，仰視着她……



8. 降靈會

彷彿會變成雨中夾雪的冷雨。

「有時間，無須匆忙，慢慢開吧。」坐在前座的片山說。

不用他吩咐，車子也不太能加快速度。

接連不斷地打在擋風玻璃鏡上的雨，樹林中蜿蜒曲折的道路……

「好陰沉的雨啊。」坐在後座的晴美說。

「不，只要有晴美小姐在，即使多大的暴風雨，對我來說也是個晴朗天……」

說這話的是握着方向盤的石津刑警。

「你真是明白事理呢。」片山說。

「喵。」福爾摩斯同意。

福爾摩斯和晴美並排地坐在後座。

片山問：「今天有誰會出席呢？」

「我接到以柳井幻榮的名義發出的傳真。」晴美從手袋裏拿出那張紙。「主要參



與人物有被殺的七重妹妹的母親良子、父親菱倉矢一郎、矢一郎的弟弟菱倉智次，最小的弟弟哲也、還有三兄弟的叔父菱倉誠……」

「他不是住院了嗎？」

「好像沒甚麼嚴重的事。不是心臟，聽說是因強度的精神壓力，造成一時性的呼吸困難。」

「精神壓力嗎？甚麼精神壓力那麼厲害？」

「不曉得……是那天晚上的事，就是神坂彌生被殺之夜。」

「可疑呢。」

「但是今天首要是……」

「明白。」片山點點頭。「降靈會呀。你想會有甚麼事發生？福爾摩斯。」

針對片山的問題，福爾摩斯只是打個大大的呵欠作為答覆。

＊　＊　＊

「好陰沉的清晨啊。」智次說。

「上午十一點半叫『清晨』嗎？」



矢一郎用嘲諷的語調取笑。

「大哥不也是剛剛起床嗎？」

「我工作忙碌，工作了整個星期，睡眠不足，必須補償一下。不像你，每天睡到中午時分。」

「老公。」良子責備丈夫。「智次是特地趕來的，不要鬥嘴。」

在旁的哲也說：「究竟這是早餐呢，還是午餐？」

「我和平時一樣，早上七點鐘起床。」阿誠的妻子夏子說。「這種時間吃早餐，不是正常人所為。」

「藝能界的人，即使晚上十點鐘，若是當天初次見面的對象，都要說『早安』呢。」哲也愉快地說。

的確，現在正是分不出是早餐或午餐的微妙時間。

不過，星期天，任誰都在享受睡懶覺的愉快。

但是今天是特別的日子。

「美枝小姐睡得好嗎？」良子問田所美枝。

「嗯。」和智次並肩而坐的未婚妻喝了一口咖啡，點點頭。「睡得很好。」

「先做好心理準備的好。」哲也說。「說不定有人會被可畏的『靈媒』指着說：『兇手就是你哦。』」

「假如甚麼也沒做過的話，就沒有必要害怕。」良子平靜地說。

「少奶。」不知何時，陽子站在良子旁邊。「房間預備好了，要看看嗎？」

「嗯，當然。」

良子立刻站起來。

良子從飯廳走出去以後，飯桌間有意無意地靜了下來。

過了一會，哲也開口了。

「大哥。」

「甚麼？」

「大嫂是認真的嗎？」

「甚麼事？」

「把那個『靈媒』叫來，搞甚麼『降靈會』的。真的能把死去了的七重妹妹召喚出來嗎？」

矢一郎慢慢喝着咖啡。

「我不知道。」他說。「不過，良子好像信心十足，即使我叫她停止那樣做也阻止不了。」

「是嗎……唔，橫豎她甚麼也不知道的吧。可萬一……我說萬一哦，萬一那『靈媒』果真指明我們當中的某一人說：『兇手是這個人！』的話，那怎辦？」

矢一郎無表情地回答：「甚麼也不辦。」

「怎麼說？」

「靈媒所說的話，不能公式地成為證據。誰能透過那種玩意把甚麼人當兇手看待呢？」

「是嗎？也是。」

智次苦笑。

「可是始終有點不舒服呢。而且，即使大哥不信，但大嫂相信啊。萬一大嫂親自懲罰那名兇手呢？」

「太多心了。」矢一郎輕輕帶過。「良子不至於那麼愚蠢。」

「不必擔心的。」美枝說。

「嗯。我沒有擔心。只不過……」智次轉向夏子。「叔父的情形怎樣？不舒服

嗎？」

「不曉得。」夏子漠不關心的樣子。「但他倒是很想出席〈降靈會〉的樣子。」

「別太勉強。」哲也說。

「即使勉強也非出席不可。」傳來聲音，菱倉誠站在那裏。「菱倉家的人，非出席不可！」

*　　*　　*

「少奶。」陽子邊上樓梯邊說。「在大家面前我不好說……」

「甚麼呢？」

「大太太好像有話要對您說。」

正上着樓梯的良子止步。

「明白。」她說。「那我先去找大太太好了。」

「那樣子最好……」

良子毫不遲疑地快步走向二樓的走廊。

站在走廊盡處的房門前時，良子挺直一下背脊，嘆一口氣。



她敲敲門，立刻打開。

房間微暗，窗簾只拉開了一點點。

偌大的房間——就是菱倉宅的主人房。

微暗中浮現眼前的，是一張很大的床。

「我沒說可以進來啊。」

床上傳來有點沙啞但清楚的嗓音。

「聽說您叫我，所以我來了。」良子一點也不退縮，明確地說。「而且，今天我很忙。」

「忙得連走到附近的時間也沒有嗎？」

「不，是婆婆您不讓我接近您的身邊吧。」

良子走近大床的旁邊站住。

眼睛也適應了黑暗。

小個子的老女人躺在床上。不，也許是床太大的關係，致使她看起來很瘦小也說不定。

「有甚麼事嗎？」良子說。

良子用冰冷的眼神俯視着丈夫的母親菱倉元代。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今天在這個家裏想做甚麼嗎?」

元代用含有怒氣的眼神仰視良子。

良子一點也不畏縮,甚至浮起微笑。

「怎會呢?假如您不知道的話,那才叫我吃驚呢。」她說。

「你好像不把踐踏生病的家婆的感情當一回事呀。」

「踐踏婆婆的感情?為甚麼?」

「你心知肚明!你認為兇手就是這個菱倉家族的某個人,對吧?」

「不曉得。」良子聳聳肩。「我不知道『靈媒』能不能真的把那孩子召喚出來。況且……如果您認為兇手不是菱倉家的人的話,那有甚麼好擔心的。」

元代無話可說。

「我沒有擔心。不過,這種事很自然地會傳到外邊去哦。世人會怎麼想……」

「哎喲喲。」良子笑了一下。「婆婆你從甚麼時候開始在意世人的眼光的?您常看電視的八卦節目麼?」

「我才不看那種愚蠢的東西,可你做那種事,豈非表示你在懷疑菱倉家的人嗎?」

笑容從良子的臉上「唰」地消失。

「當然。」她說，「我認為就是那天在宴席上的某個菱倉家的人殺死那孩子的。」

元代的臉泛起紅潮。

「你怎麼能說那種話？」

良子迅速打斷她。

「請別找那種好像電影劇情的碴兒了，我今天真的好忙。」良子說：「婆婆，我的孩子被殺了，大概不會遇到比這更過分的事了吧。我甚麼也不怕。無論婆婆用怎樣的眼神瞪我，但若跟七重那躺在酒店洗手間冰冷地面，仰視我的眼神相比……」

元代嘆了一口氣。

「我也疼愛這孫女啊！」

「不敢當。」良子冷冷地致意。「如果沒有別的事，就此告退。」

不等回音，良子轉身離去。

「良子。」

被喊時，良子回頭。

「關於正市的事。」

「老爺怎麼了？」

矢一郎的父親菱倉正市，現在名義上還是這個家族的當家，但兩年前因腦溢血而病倒之後，迄今意識不明，保密入住某家醫院。

「聽說你時常去探望他。多謝。」

元代那意外的話，使良子微微一笑。

「我只是在支付醫院的費用時去看看他而已。」

「矢一郎和智次根本沒去看他吧，我聽醫院的護士長說過了。」

「大家都在忙自己的生活。」

「是吧……」元代點一點頭。「你可以走了。」

「對不起。」

良子走出婆婆的臥房，關起重重的門。她的手繼續搭着門把，俯視下面的地板。

「少奶。」陽子走過來。「是不是有垃圾掉在那兒？」

「不……這門下面的地氈，是不是薄了一點？」

「這……沒有更換過，所以不清楚。」

地氈的邊端太厚的話，老人家容易絆跌。現在邊端部分看起來被緊緊壓過的樣子。



為了出入時不至於絆倒嗎？

可是，有誰會出入這房間？

元代理當「臥床不起」才是。

「心理作用吧。」良子說。「好了，去看看房間吧。」

在二樓並排的臥室之間，有個小房間。說是小房間，只是跟其他房間相比起來小一點而已，其實有十個榻榻米（譯按：約三十三平方米）之大。

平時是拿來收藏招待訪客用的睡床、桌椅等雜物之類。

「了不起。」

開門時，良子禁不住這樣說。

房間被徹底收拾過，沒有鋪地氈的鑲板地面上，有張圓桌，七張椅子圍繞着它。

只有一盞水晶吊燈在頭頂上，亮度放暗下來，整個房間看起來是靜謐的光景。

「窗簾重新安裝過了。」陽子說。「往常的窗簾有外面的光照射進來的關係，我改用了酒店用的遮光窗簾。」

的確，完全遮蓋正面窗口的窗簾，幾乎完全遮蔽了外面的光亮。

「你看這樣可以嗎？」

陽子的語氣中，聽出了些許的自負。

「無懈可擊。」

「多謝。」

「待會柳井幻榮小姐來到的話，請她看看。假如有甚麼不夠的話，你來預備。」

「遵命。」陽子點點頭。

「你出去吧。」良子說。「我想在這裏多留一會。」

「是。」陽子準備走出去。「少奶。」

「甚麼？」

「今天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嗎？」

「不曉得……」良子的手搭在椅背上。「我也不清楚。不過，我只知道一件事，假如甚麼也不做的話，大家就會逐漸遺忘那孩子的死。然後，殺死那孩子的兇手，正自由地四處跑動，連現在這一瞬間也是。」

「明白了。」陽子說。「打擾了，萬分抱歉。」

這時，門鐘鳴響，良子和陽子於是一同離開那個小房間。



9. 緊張的時刻

「不愧是大富之家啊。」晴美說。

菱倉宅的大門十分莊嚴，彷彿在宣告「這前方是別的世界」。

石津下車，撳了安裝在門柱上的對講機按鈕。不久傳來一把自然的嗓音。

「是片山先生吧。」

「我是片山刑警的部下，叫做石津。片山先生他們在車上。」

「請進來。」

門扉幾乎無聲無息地打開。石津正要回到車上的時候——

「等一等！」

不知躲在甚麼地方，一名女子向他們的車跑過來。

「咦？」晴美開門，「你不是久保秀美小姐嗎？」

「拜託，請讓我一起上車。」

「嗯，可以呀。」



「謝謝！」

秀美趕忙坐上車。

車子往門內開進去。

樹木間的道路一直延續到建築物前。

「了不起的大宅。」晴美搖搖頭，轉向久保秀美。「你是來看哲也先生的嗎？」

「是。」秀美點點頭。「可他叮囑我不要來他的家。」

「於是你在外面等他？」

「今天有甚麼集會吧。」秀美說。「我聽社長說過，待會有甚麼人要來……」

「你是哲也先生製片公司的藝人，你來見他也沒關係吧？」

「可是，社長在家族中從事這種工作，他覺得臉上無光……」

「嘿，很難得呢。」

車子來到建築物的正面。

下車的同時，玄關的門從裏頭開啟，良子走出來。

「歡迎光臨，遠道而來，歡迎。」

良子和片山及晴美握手。



「柳井幻榮小姐還沒到嗎？」晴美問。

「對，我想差不多了……」

良子顯得有點焦燥。

這時，裏頭有人喊：「少奶，柳井小姐打電話來。」

「我就來，你給片山先生他們帶路吧。」

良子趕忙進去屋裏。

託福，久保秀美跟在晴美旁邊，就這樣一起走向大廳。

「對不起。」秀美向晴美鞠躬。「我想……我還是不在這裏比較好。」

「我找人去叫哲也先生來好嗎？」

「不了。」

秀美想說甚麼之際，大廳的門開啟。

「喂，有沒有看到我的眼鏡？」菱倉誠探臉進來。「啊，不好意思！」

他慌忙向片山等人鞠躬。

「是菱倉誠先生吧。」晴美打招呼。

可是，見到久保秀美從沙發站起來時，阿誠瞪大了眼。

「你……為何會在這兒?」

「誠先生!聽說您暈倒了,被救護車送去醫院……」

「嗯,沒啥大不了的事,都這把年紀了。」

秀美向他跑過去,把他當祖父般握緊他的手說:「人家好擔心,坐立不安啊!」

「你擔心我?為了這個,你特地跑來看我?」

「拜託,找個地方可以只是兩人在一起的。」

「明白,你來這邊。」

阿誠摟着秀美的肩膀,急沖沖地從大廳走出去。片山等人呆呆地看着兩人的背影。

「剛才是甚麼事?」

「我也不懂。」晴美聳聳肩。「不過,看來不要把那女孩在這裏的事講出去的好。」

「對不起。」良子走進來。「剛剛接到柳井小姐的電話,說馬路堵塞,她稍遲一點,大概十五分鐘左右才到。」

「你可以安心啦。」

「嗯，不過，想到即將要開始了，心裏卻愈發緊張。」

「明白的。」

片山的立場也很微妙。

有關菱倉七重命案，片山並沒有加入搜查工作。然後，今天的降靈會，在公式上不能成為任何線索。

片山先介紹石津。

「說起來，關於哲也所牽連的事件，得到了您的關照。」

「嗯，他的製片公司藝人被殺了，是個十六歲的女孩子。」片山說。

「為何那樣的女孩……」

良子痛心地搖搖頭，然後振奮一下精神，嘆一口氣說。

「在降靈會之前，我想先向柳井小姐介紹那天出席宴會的家庭成員。時間關係，先用一點輕便的午餐吧。」

不言可喻，聽了那句話，石津的眼睛頓時發亮。

「那麼，柳井小姐到了的話，我來喚大家。待會我叫陽子端茶上來。」

良子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畢竟心神不安呢。」

晴美說着，悄悄撫摸一下靜靜地並排躺在沙發旁邊的福爾摩斯。

＊　　＊　　＊

「你說甚麼？」菱倉矢一郎的聲音掩不住不耐煩。「還沒找到？怎麼回事。」

他從正面的寬樓梯往一樓走下去，邊走邊用手機講電話。

良子從大廳走出來。

「老公，片山先生他們已經來了。不要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知道啦。」矢一郎頂撞地說。「喂？不，我這邊的事。」

矢一郎走進一樓的走廊深處停步。

「阿瑪利亞行蹤不明的事，你以為我會相信？」

「不，我們也很傷腦筋。請相信我。」對方說。

「難道猜不出她的去處嗎！她是你那邊的藝人啊！」

對手叫里中，是阿瑪利亞所屬的製片公司社長。

「當然，她家裏及熟悉的朋友、藝人伙伴等可能的範圍內，全都查詢過了。」里

中說，「但是她都不在，也沒有人收到她的消息。再這樣下去，只有向警方提出搜索的要求了。」

既然說到這個地步，矢一郎認為那是真的了。可是，一旦惹上了警察，事情就鬧大了。

傳媒會爭相報道，矢一郎希望避免菱倉的名字受牽連。

「報警的事遲些再說。」矢一郎說。「年輕女孩失蹤是平常事，多半她有了伴，跑去玩了。」

「嗯……」里中含糊地說。

阿瑪利亞做事認真，他知道她不會任性地擅自跑去哪裏玩。

「總之，如果知道她的所在之處就通知我。」矢一郎說。

「當然。對了，關於小女孩的事……」

「嗯，那個可以了。」

「可是，錢是一回事，她要做的是怎樣的工作？」

「你沒必要知道。」

「可她畢竟還是小孩子。」

「我明白。」矢一郎不耐煩地說。「我不會讓她做些事後會惹麻煩上身的事的。」

「請多多幫忙。」

矢一郎掛斷通話。

「喔。」

那位刑警的三色貓就坐在腳畔，矢一郎苦笑。

「不小心就踢到你啦。」他說。

這時，夏子匆匆忙忙地跑過來。

「矢一郎。」

「怎麼了？」

「有沒有看到你叔父？」

「叔父？吃飯的時候曾見過他。」

「奇怪，到處都找不到他喲。」夏子的眉間皺紋深鎖。「他身體尚未完全恢復正常的！會不會在哪兒不舒服倒了下來……」

「他又不是小孩子，別管他。」矢一郎聳聳肩。

夏子有所不滿，然而想到惹怒了現今的「當家」也不好吧，於是不再說甚麼。

「明白。不過，可否告訴那個人？不要出席那種荒唐的『降靈會』甚麼的玩意兒。」

「他本人說要出席的，他不是小孩子了，誰也阻止不了。」

矢一郎極其冷淡地說，隨即上樓去了。

「甚麼嘛！好偉大似的！」

他不在時，夏子不吐不快地說……

不知何時，陽子就在不遠處站着——察覺時，夏子有點震驚。

「陽子……有沒有見到我先生？」

「沒有。」陽子面不改色。「我也不可能知道所有人的所在之處。」

「嗯，是吧。」

夏子裝作若無其事地走開後，陽子直直走到走廊深處去。那裏有一道可以出去庭院的門。

見到那道門的鎖打開了時，陽子的嘴邊驀地浮起笑意。她把門牢牢地上鎖，快步回到廚房去。福爾摩斯一直坐在走廊這一端不動，當陽子的身影看不見了時，牠短促地叫了一聲「喵」。

「沒問題吧？」

走廊上擺着一個古董陶器壺，晴美從它旁邊的窗簾背後悄悄探臉出來。

「啊，呼吸得好辛苦。」晴美舒了一口氣。「我只是去了一下洗手間而已……不過，這樣做能聽到許多小新聞也很愉快呢。」

「喵。」

「明白了吧。我也聽到了。阿瑪利亞的事吧？奇怪了，她明明已經出院了的。」

「咪噢。」

「你說不是？」

福爾摩斯「噔噔噔」走到盡處的門旁，回頭向晴美叫了一聲。

「怎麼了？」晴美走到門邊。「這門是到哪兒去的呢？」

她開了鎖，打開門時，有一條短短的路，直通庭院的樣子。

「你要出去院子呀？這個怎麼了？」

福爾摩斯踏着碎步出去外面。

「福爾摩斯！稍等一下嘛。」

她遲疑着好不好穿拖鞋出去外面，但因小徑的部分已鋪上石板，走在那上面應該



沒問題吧？

「你要去哪裏呀？」

晴美跟着福爾摩斯邊走邊環視庭院，那裏有個天然的樹林，當中有座白色的亭子。

「那個亭子怎麼了？」晴美問。

福爾摩斯沒有回答。看着看着，亭子的門突然打開。出來的是菱倉誠。然後，和他牽着手的是久保秀美。

「噢。」晴美說：「那兩個人……」

兩人在出來的地方相擁並熱吻。

嘿……晴美也一目了然，他們在那亭子中做過甚麼。

兩人手挽着手往後門走回來，途中見到晴美和福爾摩斯，赫然止步。

「別擔心。」晴美說。「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兩人對望一眼，繼續牽着手走過來。

「這道門剛才從裏頭上了鎖哦。」晴美說。

「大概有人以為忘了上鎖，順手鎖回去的吧。」阿誠說。

「你太太正在找你哦。」

「是吧——不過，我不覺得我對這孩子的愛是羞恥的。」

「誠先生。」秀美用力握住阿誠的手。「我也是，不過……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吧，驚擾大家也不好意思。」

「是吧。」阿誠點點頭。

「那麼，秀美小姐和我一起進去，誠先生繞道外面去進屋如何？」

「就這麼辦。」

阿誠飛快地吻了秀美一下，像少年般走了開去。

*　*　*

「來。」

隔着車窗，售貨員遞過來熱咖啡和漢堡包。

「謝謝。」

安西道子微笑着接過去。

安田站在車子外邊，環視周圍，吃着自己那個漢堡包。

「馬上就到了。」安田說。

「哎，醫生。」道子說。

「甚麼？」

「畢竟還是停止比較好吧？」

「沒事的。」安田微笑。「你不用擔心。」

「但是……」

「把一切都搞清楚的好，我想讓你恢復自由。」

「我知道……」

「你不是一種叫做『阿瑪利亞』的商品，你是一個名叫安西道子的人。」

「嗯。」道子有點難為情。「做醫生的好清楚呢。」她說。

「嗯。」安田醫生愉快地說。「因我用內視鏡窺看過你的內腹啊。」

「好討厭！」道子——阿瑪利亞睨視着安田。「我對你還是一無所知呢！」

「不，你已充分知道我了。」

安田很快就把漢堡包吃完，回到駕駛位。

「可是……」

「你愛我嗎？」

正面被問及這句話，道子有點心驚膽顫。

「這個……是吧。」

「那不是夠了麼？」

道子無奈地笑了。

「我贏不了醫生。」她說。

「不對。」安田把手臂繞到前座的道子肩上。「你打敗了我。」

「我打敗你？」

「對呀。」

安田把道子拉過去，道子沒有反抗，她閉起眼睛，任由嘴唇相碰。

道子深深吐一口氣。

「我愛你！」她說。

「我也是……來，出發囉。」

安田發動車子。

他是片山他們把穿着比堅尼在寒風中派傳單，因高熱而倒下的阿瑪利亞送去醫院



時，負責診斷的安田醫生。

當然，阿瑪利亞應當感謝片山他們，卻因她在意識模糊中被帶去醫院，所以已經記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了。

取代的，安田對阿瑪利亞的過度溫柔體貼，以及熱情的攻勢征服了她。

「你甚麼也不用擔心。」安田握着方向盤說。「只要交給我就行了。我會好好地跟那叫菱倉矢一郎的人談妥一切的。」

「嗯。」

「還有，你的製片公司社長。他叫甚麼？」

「里中先生。」

「對對。里中社長，他讓你做那麼過分的工作，身為醫生的無法饒恕！」

「可是醫生……」

「我要你即刻向他辭職，你也答應吧？」

「那個……」

「你辭去藝人的工作，到我這裏來。明白嗎？」

「是。」

阿瑪利亞回復當「安西道子」。然後，安心的關係吧，有點睏。

「到了的話，可以叫醒我嗎？」

「好的，你睡吧。」

道子把座位的靠背完全倒下去，靜靜地閉起眼睛。

*　　　　*　　　　*

「我來遲了。」

走進玄關時，柳井幻榮——即柳原早夜說。

「哪裏的話，十分歡迎您來。」

出來迎接的良子說。

「是我的錯。」從早夜後面走進來的經理人寺田典子說。「我選錯了路線，被捲入堵塞的車流中……」

「時間足夠。」良子說。「我們預備了輕便的午餐。怎麼樣？」

早夜遲疑片刻。

「請用點午餐吧。」晴美出來說。「也有人期待那個午餐呢。」

「晴美小姐。」早夜微笑。「那就不客氣了。」

遲來的午餐。

由於大家遲起，所以將近中午才吃過早餐。

「今天請賜教。」

就座後，早夜致意一番。

所有人用複雜的表情還禮，卻沒有人開口說甚麼。

「領受了！」

只有石津一個人精神奕奕地說。

開始用餐時，智次說：「還有空座位，是否有那個世界的客人會來嗎？」

「怎會呢？別說了。」旁邊的美枝說。

「是這個世界的可愛客人哦。」良子說，轉向飯廳的入口方向。「別客氣，進來吧。」

戰戰兢兢地走進來的，乃是久保秀美。

哲也嚇了一跳。

「秀美！你……怎會跑來這兒？」

「對不起。」秀美鞠躬。「我實在……」

「沒關係。」菱倉誠站起來。「她擔心我，所以來探望。」

「唷……」夏子吃了一驚。「不要臉！不許她加入這個飯席！」

「是我邀請的客人。」阿誠反駁。「用不着你說三道四的。」

「老公……」

阿誠那少有的堂皇態度，叫夏子呆然不已。

「來，坐吧。」

阿誠拖起秀美的手，讓她坐在空位上。

大家繼續沉默地用餐。

秀美也鬆了口氣的樣子，開始吃東西。

夏子用氣憤的表情瞪視着秀美，陽子反而過來問秀美：「您喝點甚麼？」

飯桌恢復了「正常」，夏子也不敢再說甚麼。

「呃……我要紅茶。」秀美戰兢地說。

「遵命。」

陽子用平時的語調接腔，秀美如獲救般微笑，補充一句：「拜託了。」



夏子轉向哲也，正想說甚麼的時候……

「多謝款待！」

聽了石津的聲音，才吃了兩三口的其他人呆住了。

隔了片刻，飯桌爆發出笑聲。

「怎麼了？」石津驚訝地問晴美。

他完全沒想到，大家是因為他的緣故而發笑。

「沒啥大不了的。」晴美說。「我這一份你要不要？」

10. 沉默

走進那個房間時，冷颼颼的空氣包圍全身。

「喂，幹嘛這麼冷？」

很快就縮起脖子的乃是智次。

「因為沒有暖氣。」陽子說。「而且，窗簾也使陽光照不進來。」

「是嗎？」

智次感到洩氣的樣子。

「甚麼也不做的話，靈魂是不可能出現的吧。」哲也開玩笑說。

「但我最怕這種玩意兒。」智次打量房間內部。「哎，你也一起坐下來，和我手牽手吧。」

他拿起田所美枝的手。

「可我不是菱倉家的人呀。」

「沒有危險的。」早夜——柳井幻榮說。「靈不會加害於人，可怕的是活生生的人。」





「那倒是真的。」矢一郎笑了。「叔父必須作好心理準備，待會被自己活生生的太太抓您的臉。」

「我明白。」阿誠說。「若是沒有作好那種心理準備，憑我這把年紀，哪能跟年輕女孩交往啊。」

「誠先生……」

跟着進來的秀美捅一捅阿誠，一副心神不寧的樣子。

「那麼，請跟死去的七重妹妹有血緣關係的人，坐在桌子的周圍。」早夜說。「我坐在這張椅子上，右邊是她父親矢一郎先生，左邊是她母親良子女士——其他的是誠先生、智次先生及哲也先生。」

良子迅速就座。

在她旁邊的是阿誠——矢一郎聳聳肩，坐在早夜的右邊。

哲也和智次不太起勁的樣子，但還是不情不願地拉開椅子坐下。

「無需直接加入的人，請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陽子搬了幾張椅子過來，石津也幫忙把椅子靠着兩邊的牆壁並排着。

片山、晴美、石津依次坐好，福爾摩斯則端然坐在地板上。

田所美枝和久保秀美也留下來。

「那我出去了。」寺田典子對早夜說。

「謝謝你，以及陽子小姐。」早夜說。

「不客氣。有事的話，請隨時叫我。」

陽子彷彿在閑話家常似的用平時一樣的語調和早夜說話，然後跟寺田典子一同走了出去。

門關起時，在微暗的燈光下，房間彷彿突然和外界隔離似的。

「那麼……」早夜調整坐姿，挺直背脊。「現在開始降靈會。」

整個房間鴉雀無聲。

即使稍微假咳一聲也有所顧忌的寂靜。

「話先說在前頭。」

早夜的嗓音判若兩人般吸引人。

「從現在起，我要召喚三年前死去，菱倉七重小妹妹的靈。但不一定喚得出來。尤其七重小妹妹是死於被誰殺害的可憐方式，而我也沒有召喚這種靈的經驗。」

早夜那坦率的說法，使在場的人平靜不少。



「當然，也有人不相信這種事情本身吧。那個沒關係。只不過，才五歲就死去的七重小妹妹的事，大家都覺得可憐吧。當我召喚靈這段時間，大家只要想想七重小妹妹的事，那就夠了。」

聽了早夜的話，良子補充一句：「拜託了。」

「那麼，請牽起手來。」

說畢，早夜伸出她的左右手。

矢一郎的左手捉住早夜的右手，良子的右手握住早夜的左手。

「不需要用力手地握，很自然地就可以了。各位，手牽手之後，請閉起眼睛。然後，請回想七重小妹妹生前的樣子……」

片山覺得早夜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似的支配了全場。

有甚麼會發生的感覺。

那是怎樣的事呢？

希望不是危險的事就好了……

田所美枝和久保秀美一直屏息守候着。

早夜閉起眼睛作深呼吸。

暫時甚麼也沒發生。

智次坐立不安的樣子，瞇起眼睛偷看其他人。

「圓環中斷了。」早夜說。「有人分心了吧。」

智次慌忙閉起眼睛。

沉默再次包圍房間。

片山覺得早夜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是不是心理作用？

不，不是。

早夜的呼吸漸快漸深，同時她的頭開始慢慢地左右擺動。

「好安靜啊……」早夜說。「可以看見好大的地方……安安靜靜的、好大好大，沒有人……」

晴美壓低聲音說：「是不是酒店大堂的現場？」

片山沉默地聳聳肩。

「好冷清……好寂寞啊。誰也不在。為甚麼？人都去了哪兒？」

早夜皺起眉頭，有點難受地搖搖頭。

「留在這裏……留在這裏哦，約定囉。」

早夜彷彿在扭動身子似的呻吟。

沒甚麼吧？那呻吟聲好辛苦的樣子，片山幾乎不由自主地想欠身站起來。

早夜的頭突然無力地向往後仰，朝向天花板。從她張開的口可以見到吐出來的白氣。

「好冷啊。」晴美喃語。

田所美枝和久保秀美同時縮起肩膀，彷彿驅寒似的，用兩手抱住自己的身子。

的確，小房間的溫度急促下降。冷氣爬到腳畔，然後慢慢地從腳下蔓延到膝頭。

這時，早夜開口了，用完全不同的聲音說：「媽媽……」

那是小孩子的聲音。

良子聽見時，嚇然倒抽一口涼氣的聲音，也傳到片山那裏。

可是，自此早夜不再說甚麼，只是重複粗促的呼吸而已。

片山望向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站了起來，但牠的眼睛不是望向圓桌這邊，而是轉向關着的房門。

有甚麼呢？片山注視着福爾摩斯的動作。

這時，早夜的身體大大地扭曲。

「媽媽！」她用小孩子的聲音喊。「媽媽，你來呀！媽媽！」

良子嚇然睜開眼睛，大概實在無法沉默下去了吧。

「七重！是七重嗎？」她用迫切的聲音喊。「媽媽在這裏！在這裏啊！」

早夜更猛烈地扭着身體，用擠壓似的聲音喊：「媽媽！快來呀！媽媽！」

同時，發生意想不到的事。

小房間的門打開——彷彿被看不見的手打開似的。

微暗的走廊上，站着一名少女。

雖是模模糊糊的身影，卻知道那是一名年幼的女孩。

良子站起來。

「七重！」良子揮手。「七重！」

她往前奔去。

可是，那小女孩的身影早已看不見了。

「七重！等一等！」

良子從小房間飛奔出去時，室內的空氣頓時轉變。

早夜張開眼睛。



「不是！」她用自己的聲音說。「那不是七重小妹妹！」

福爾摩斯從小房間衝出去。

「追！」

片山大聲喊着，自己也跑出去了。

出到走廊時，見到良子往樓梯方面跑去的背影。

「七重！不要走！」良子喊。

良子正要奔下樓梯之際，追在後頭的福爾摩斯撲向良子的背——不，她的脖子。

「哎喲！」

良子喊一聲，雙腳一時打結，當場跌倒。福爾摩斯「嗖」地放開她。

片山他們跑近前時，良子爬起來。

「別妨礙我！那孩子跑掉啦！」

她想站起來。

「請等一等。」晴美制止她說。「福爾摩斯之所以妨礙你，是有理由的。」

「但是……」

「你看。」片山在樓梯口彎下身去。「良子女士，請你看看這個。」

「啊……」良子狐疑地說。「我甚麼也看不見。」

「這裏，拉着鋼琴線。」

片山用手指彈動那條若不受光就完全不會留意到的細小鋼琴線給她看。

「為甚麼……」

「假如你從這個樓梯跑下去，絆到這條鋼琴線的話，大概會從樓梯滾下去吧。」

良子似乎無法馬上理解片山的話，她呆在那裏時，早夜走了過來。

「片山先生！」

「早夜君，你……」

「剛才不是我做的。」早夜搖搖頭。「我們當靈媒的，無法叫死去的人現身。」

「我明白。」

片山彎下身去，彈動鋼琴線給她看。鋼琴線發出「叮」的響聲。

「唷！」早夜跪下去。「是誰做的……」

「目標是我吧。」良子蒼白着臉說。「有人知道我一定會追趕那小女孩……」

「對了，那小女孩去了甚麼地方？」

「我好像聽到玄關處有關門聲。」良子說。「因此我才往樓梯處……」

這時，下面的大堂傳來開門的聲音。

「甚麼人來一下！」一聲音響起。

「咦，那是……」晴美跨過鋼琴線，走下樓梯去。「安田醫生？」

「嗨，上次見過的。」

安田醫生手上抱着小女孩。

「那女孩怎麼了？」

「不曉得。我想把車開到玄關前面之際，這孩子突然打開門衝了出來。」

首先肯定沒錯的是，她就是剛才站在小房間外面的小女孩。

「車子碰到她了？」

「只是輕輕碰了一下。但她跌倒時碰到了頭，大概失去知覺了吧。我想不需要叫救護車。總之，先讓她躺下來再說。」

陽子走出來。

「唷，怎麼搞的？有人受傷啦？」

「我是醫生，請給這孩子一個可以躺下來的地方。」

「請到客廳的沙發去。」

大家留意着鋼琴線，陸陸續續走下樓梯。

「咦。」良子看着站在玄關的女孩。「你不是阿瑪利亞嗎？」

「我是安西道子。」她鞠躬。

*　　*　　*

「不要緊，雖然起了腫包，只是暈厥而已。」

安田醫生從躺在沙發上的小女孩身邊站起來。「究竟發生甚麼事？」

「這裏正舉行集會。」良子說。「對不起……」

「我叫安田，是安西道子君的主治醫生。」安田說。「也是她的未婚夫。」

他摟着道子的肩膀。

「阿瑪利亞！真的嗎？」矢一郎愕然。

「她是安西道子。」安田說。

「怎麼一回事？」良子說。

晴美挺上前。

「讓我來說。」她說。「契機乃是——我們偶然間救了阿瑪利亞——道子小姐。」



晴美依照順序，把阿瑪利亞在寒風中穿着比堅尼派傳單，因發高熱而倒下的事一一說明。

「她住院以後的事完全不曉得。」晴美看着安田。「不過，很明顯的是，安田醫生決心要讓阿瑪利亞做回安田道子吧。」

「阿瑪利亞……你真的……」

矢一郎想走近道子，她迅速靠到安田的身邊去。

「待會我會跟她所屬的製片公司社長里中談一談。」安田說。「我不是故意想吵架。我想很穩當平靜地把話說清楚。只不過，我要她從藝能界引退這一點，絕不讓步。」

這時，道子突然想起甚麼似的說：「對了！」

「怎麼了？」

「剛才那小孩，躺在那邊沙發上的女孩。我想起來了！她是不久前加入我們製片公司的孩子。」

「肯定嗎？」

「嗯，她大概十歲左右吧。不知道本名是甚麼，大家叫她留美。」

「那麼，意味着這是有人安排好的。」片山說。「道子小姐，可以請你聯絡那位里中社長，請他馬上來這裏一趟嗎？」

「知道。」

「假如他問起的話，你就說『警方有事請教』。」

「是。」

道子借用客廳的電話，打給里中。

這時候——夏子東歪西倒地走進客廳來。

說實在話，剛才誰也沒察覺夏子不在。

「夏子，怎麼了？」阿誠說。「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老公……不好了！」

夏子只說了這個，就像氣喘似的把嘴巴一張一合。

「喂，振作些！你怎麼了！」

阿誠扶住夏子的肩膀搖撼。

「呃……元代……」

矢一郎聽了，走近前問：「我媽怎麼了？」



「剛才……我去她的房間……」夏子蹲了下去。「她死了……」

一瞬間，沉默充滿了客廳。

「不會的！」

矢一郎從客廳奔出去。

片山對石津說：「你留在這裏。」

跟着矢一郎跑的是智次，片山追在智次後面。

「走吧，福爾摩斯。」

晴美也向福爾摩斯喊一聲，跟着片山跑了出去。

奔上樓梯的矢一郎被鋼琴線絆到，摔了一跤。

「媽的！忘記了！」

他咂咂嘴爬起來。

結果，大家幾乎同時抵達元代的房間。

房門半開，可以望見大床。

「媽！」矢一郎喊。

「請稍等！」片山大聲喊。

一眼看出，元代的死不是自然死亡。

一把小型菜刀，深深地扎入她的胸膛。

「媽！」

智次軟癱癱地坐跌在地。

片山走近床邊，慎重起見，探一下元代的脈搏。

「叫救護車！」矢一郎怒吼。「陽子！陽子在哪裏！」

罕有地，沒有陽子的回應。

「她過世了。」片山說。「晴美，你替我聯絡警局。」

「知道。」

晴美出到走廊去。

福爾摩斯靜靜地坐在門口，注視着那些無言地聚集在床邊的人們。

11. 風

「請。」

陽子泡了咖啡，擺在早夜的面前。

早夜赫然，點點頭。

「嗯……謝謝。」

「哪裏。」

陽子也為聚集在客廳的所有人都泡了咖啡。

在這種狀況中，剛泡好的熱咖啡香味，安撫了每個人繃緊的神經——早夜並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的想法，卻很佩服在為大家分配咖啡的陽子。

片山晴美來到早夜身邊。

「可以嗎？」她說。

「嗯……」

晴美拿着自己的咖啡杯，在早夜的旁邊坐下。



「你還好吧？」她若無其事地問。

「嗯……」早夜似乎鬆了口氣。「在降靈途中被切斷的話，非常疲倦。」

「是吧。」

「但沒想到搞成這樣……」

晴美喝了一口咖啡。

「好味道。」她說。「了不起的人。」

「哪位？她叫陽子是嗎？」

「嗯，給人專家的感覺。」

「可不是。」

早夜也喝了一口咖啡。

很美味——這種時候，她還泡得那麼仔細。

一看就知道，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感覺。

「只有我一個是局外人。」早夜說。

「我們都不是菱倉家的成員嘛。」

「可是，居然牽連了另一宗命案——除了七重妹妹的以外。」

「沒關係，有家兄在。」
晴美打氣似地說。
「謝謝。」早夜依然不安。「像我這樣的靈媒，常被人套上騙徒的帽子看待。」
晴美也了解她的心情。
「可是家兄和我都知道，你並不是不正派的人物。」
聽了晴美的話，早夜微笑。
良子向二人走過來。
「柳井小姐。」
「良子女士，發生了荒謬的事……」
「萬分抱歉。」良子在沙發坐下來說。
「你用不着道歉。」
「不，我應該知道才是——七重不可能以那種形態出現的。而且，仔細看看，年紀完全不同，我該知道她不是七重的。」
「那種事……身為母親的，是自然的反應。不可原諒的是安排那種事的人。」
早夜的話語叫良子眼睛濕潤了。

「多謝你！」她不禁緊緊握着早夜的手。

晴美說：「只要叫那名女童星好好地說，就知道是誰吩咐她去做那種事的了。起碼，那女孩所屬的製片公司社長應當知道才是。」

隔了一會。

「柳井小姐。」良子又說。「大家圍繞那張桌子時，七重來到了你那裏吧。」

早夜蹙起眉尖想了一下。

「或許。」她謹慎地答。「那是不是七重妹妹，無從向當事人證實。以當時的狀況來說，跟你所說的相似。」

「那一定是七重！」良子用強硬的語調說。「柳井小姐，求求你，可以再開一次降靈會嗎？」

早夜垂下眼皮，不說話。

「良子女士。我了解你的心情。」她終於開口了。「一次是可能的，但不一定能做第二次。況且還發生了那種事。」

「沒有關係。」良子立刻說。「我婆婆的死和七重的事沒有任何關係。」

「良子女士……」

「不管是誰殺死了我婆婆，我也不會放過殺死七重的人。」

良子的說話含有壓倒性的力量。

「明白了。」早夜也不得不答應。「那麼，再試一次看看好了。」

良子的臉上浮起安心的神色。

「謝謝。」良子捉住早夜的手，向她鞠躬。「請盡快安排時機。」

「明白。」早夜點點頭。「我有一個請求。」

「請儘管說。」

「有一樣，因為今天我遲到的關係，所以沒有請求。七重妹妹有自己的房間嗎？」

「沒有，因為她才五歲……我在我的臥房裏加了一張床。不過，有個小房間，幾乎是她的遊樂場。」

「可以讓我看看嗎？若是方便，連她的睡床也要看一下。」

「當然，現在可以嗎？」

「那麼……」

早夜轉向晴美。

「沒關係，我會告訴家兄的。」晴美點點頭。

良子把早夜從客廳帶出去。

過了一會，片山走進客廳來。

「讓大家久候了。」他環視坐成一排的眾人。「元代女士的遺體要運走了。」

矢一郎立刻站起來。

「我可以看看她麼？」

「請。」

矢一郎以穩定的腳步走出客廳後，其他人也陸續站起來，跟着他走。

「知道了甚麼？」晴美問。

「不，沒啥大不了的，兇器上找不到指紋。」

「行兇時刻呢？」

「在那個降靈會前後吧，但在那小房間的人也不能說完全清白。」

「當然啦。」

「在發生騷動時，來到樓梯處的是誰和誰，是怎樣的順序……你記得嗎？」

「不太清楚。我馬上追着良子女士衝出去了。」

「在那段時間，可以先去刺殺元代女士，再趕到樓梯處——這麼一來，是誰僱用

那小女孩的，就是關鍵點了。」

「製片公司的里中社長呢？」

「大概已經來了。」片山說。「早夜呢？」

「剛剛和良子女士出去了。」

聽了晴美的說明，片山點點頭。

「這裏的刑警懷疑她。他們駁斥說，所謂的靈媒都是騙人的。」

「早夜也擔心這個。」

「她回來時，叫她到這一樓深處的房間來找我好嗎？」

「嗯，知道。」

晴美彎下身去，抱起來到她腳畔的福爾摩斯。

*　　*　　*

「那孩子常在這裏一個人玩。」

是個像儲物室的小房間。

不過，對小孩子來說，這個大小程度比較容易適應也說不定。

「良子女士，可以稍微讓我獨處一下嗎？」早夜說。

「當然可以。」良子打開房門。「我先回去客廳好了。」

她出去了。

早夜單獨留在那個小房間，站立不動。

恐怕這裏還保持着七重死去時的原樣吧。

布娃娃及人偶所擺放的位置、姿勢等，完全沒有故意作態的樣子，就像七重剛剛玩過似的。

早夜作了幾下深呼吸，閉起眼睛。她放鬆全身，感覺這個房間的「空氣」。

對……感覺到了。

聽見甚麼——孩子的聲音。

女孩的笑聲，呱嗒呱嗒地跑來跑去的腳步聲，也能感覺到撓亂房間空氣的混亂。

七重妹妹……是七重妹妹吧。

你的生命力，活着時的光輝，如今還留在這小房間裏。

也許別人不相信。

不過，就好像見到刺眼的光芒時，即使那光消失了，人們也看得見「眩目」的殘



像。但其實那裏甚麼也沒有。

跟那個一樣。這裏有五歲的七重洋溢着生命的光輝。現在早夜的感覺捉住了那光輝的殘像。

早夜確信，再開一次降靈會的話，她一定能把七重召喚出來。

然後，在那命運之日，說不定也知道殺死七重的是誰。

早夜張開眼睛。

感到小房間突然冷卻下來似的。

然後……感覺有人的跡象。

有人站在她的背後。

「誰？」

早夜轉過身去。

* * *

那男人誠惶誠恐地走進客廳。

坐在沙發上的安西道子條件反射地站起來。

安田醫生捉住她的手，說：「無須站起來，道子，你坐着。」

「里中先生是嗎？」片山說。

「嗯，是的。」

「我們在等你，請。」

在片山的催促下，里中在就近的沙發坐下來。

「是你呀。」矢一郎走進來。「阿瑪利亞的事讓你擔心了。」

「哪裏……」

里中有一下沒一下地望着道子。

安田醫生清清喉嚨，說：「身為醫生，我要先對里中先生說幾句話。」

「不，關於那件事……」里中打斷他。「我聽阿瑪利亞說了，是我說了野蠻的話，醫生之所以生氣是理所當然的。」

他很率直地道歉，安田反而困擾了。

「阿瑪利亞真是個認真的孩子。」里中苦笑。「無論怎樣的工作，一直穿着比堅尼分派傳單嘛……不，遇見好人真好。阿瑪利亞，祝你幸福。」

「社長……可以嗎？」道子問。

「嗯，好的戀人不是比甚麼都好嗎？」

「里中先生。那麼，你允許她引退囉。」

安田摟着道子的肩膀說。

「倘若當事人願意的話，我唯有允許了。」里中點點頭。「至於廣告合約方面……」

「事至如今，我也沒甚麼好眷戀的。」矢一郎說。

「謝謝！」

道子滿臉泛起紅暈地說。

「里中先生。」片山說。「你的製片公司那裏，有沒有一個叫做留美的女孩？」

「留美嗎？她還是小孩子。」

「對。今天，那孩子有出去工作嗎？」

「今天嗎？這……不，留美今天應該放假才是。」

「即是休假？」

「嗯。」

剛好這時候，客廳的門開啟，石津牽着那女孩的手走進來。

「留美！」里中站起來。「怎麼了？你來這種地方幹甚麼？」

「對不起……」

女孩半垂着眼皮說。

「怎麼回事？」

「我……我接到工作……」

「工作？你是屬於我們製片公司的，不許擅自去做外面的工作。這點原則你該知道吧？」

「哎，里中先生。」片山勸解說：「即是說，你不曉得這孩子今天來這裏的事了？」

「嗯，完全不知道。」

「那麼，今天你穿這種服裝跑來這裏的事，是誰吩咐的？」片山轉向留美問道。

留美有點吞吞吐吐地說：「有人告訴我說——社長先生也知道的。」她分辯似地說。「真的，他們說，這是臨時的工作。」

「是誰告訴你的？」里中問。

留美迅速環視坐成一排的眾人。

「不在這裏……是個曾經在電視上見過的大姐姐。」

「那是──會不會是柳井幻榮？」矢一郎說。

「對。」留美點點頭。「就是她，是那位大姐姐吩咐我的。」

有一陣的沉默。

然後，晴美突然察覺了。

「柳井小姐去了哪兒？」她說。

12. 陰謀

「不見了？」

片山和晴美面面相覷。

「到處都沒有。」石津喘着氣。「這裏太大了，我再去找一遍好了。」

「奇怪。」晴美搖搖頭。

「就是。」片山嘆息。「大家以為她是兇手，畏罪而逃。」

「怎會呢！她不會殺人的。」

「嗯。不過，藉着那場騷動，可以引開別人的注意。」

「你真的這麼想？」

「我不這麼想。」片山立刻說。「而是有人希望大家這麼想。」

「好極了。」晴美嘆一口氣。「我還以為哥哥怎麼了。」

「不要小看我。」片山沉着臉說。

片山他們在召開降靈會的小房間內。





房間內的情況跟良子跑出去追「假」七重的留美時一樣。

「早夜的事令人擔心呀。」片山坐在椅子上。「她不可能不見的——起碼不會主動消失。」

「那麼一來……」

「會不會被誰帶走了呢？」

「是呀，我倒沒想到。」

「搞不好是殺死七重妹妹的人，害怕早夜的口中說出自己的名字，因此把她綁架了。」

「即使不成為證據，但若在良子女士面前被指名的話，也許不能裝傻吧。」

「是吧，這麼一來，早夜會有性命危險。」

片山和晴美對望一眼。

「石津。」片山說。「你把留美那小女孩帶來這裏。」

「好的。」

片山喊住石津：「她一個人來，不要讓那個里中社長跟着來。」

「是。」

石津出去了。

「那孩子說謊呢。」

「只有那個可能。」

「怎麼辦？」

「告訴她，叫她說出真實的情形。」片山說。

門打開，留美被石津牽着手走進來。

「嗨，留美妹妹。」片山謎謎笑。「進來吧，坐在椅子上。」

留美戰戰兢兢的樣子，順從地坐下來。

「哎，留美妹妹。」片山站在留美前面，彎下身去。「我希望你好好地聽……」

留美一直睜大眼睛盯着片山。

「剛才你說，吩咐你站在這個房間前面的，是那位電視上的大姐姐吧。」

留美默默地點點頭。

「是嗎？不過，是真的嗎？你再好好地想想看。」

片山一字一句慢慢地說。

「那位大姐姐呀，她想幫助人。在很久以前，有個比你小的女孩子被甚麼人殺



了。」

留美繼續無言。

「那位大姐姐在尋找，殺害那小女孩的人是誰。你明白吧？」

留美點一點頭。

「好孩子，不過，見到你站在這扇門外面時，那位大姐姐正要尋找犯人的事，就要在途中停下了。」

留美那睜得老大的眼睛裏含着淚水。

拜託！不要哭！

「我不是說你不對哦。只不過，吩咐你做那件工作的人，可能正是殺小女孩的犯人。這麼一來，你就知道你所說的話是何等重要了。明白嗎？」

大顆的眼淚，從留美的雙眼撲簌撲簌流出來。

「留美沒有說謊！」她顫聲說。

「哎，我沒說你說謊。只不過……」

「你以為留美說謊！留美說的是真話嘛！」

留美的嗓音一下子提高。

「留美沒有說謊！」

說完，她「嘩」一聲放聲大哭。

片山慌了。

「抱歉！我不是那個意思。不要哭，喏，明白，明白了！」

即使拚命勸解，留美還是發出大聲音哭個不停。

那聲音響亮得幾乎從關着的門傳到走廊外面去。

「喂，晴美，你來做點甚麼吧！」

片山投降了，向妹妹求救。

這時候一直躺在小房間的角落陰暗處不動的福爾摩斯，飛快地跑到留美的腳畔，跳到她的膝頭上。

完全沒發覺福爾摩斯存在的留美大吃一驚，有一瞬想逃走。

「唷！」晴美瞠目。「嚇人！原來是演技呀。」

若是真哭的話，無論多麼吃驚也不會這樣子突然停止流淚的。

福爾摩斯在留美的膝頭上慢慢伸展身體，一直仰視她的臉。

「這隻貓……」留美束手無策似的。「牠在說甚麼？」

「你聽得見嗎？」晴美走到留美身邊。「這個福爾摩斯呀，牠和人一樣會喜會悲哦。」

「牠叫……福爾摩斯呀。」

「對，你聽見牠說甚麼？」

留美全身一下子放鬆。可知她先前非常之緊張。

「對不起。」留美說：「我受到叮囑，要我說是那位大姐姐吩咐的。」

「叮囑你的人是誰？」

留美遲疑一會，向上翻眼珠問：「你不告訴社長先生？」

「那叫里中的人？好吧，我不告訴他。約定啦。」

晴美輕輕握住留美的手。

「呃，是叔叔叮囑我的，那叫矢一郎的人。」

「矢一郎？」

「他說，只要我照他的吩咐去做，下一個廣告就用我……他說社長也答應了。」

「矢一郎僱用你的？」

片山搖搖頭。

「工作是社長交代下來的，他叫我今天去這個地方——他說矢一郎先生在等着，讓我穿上這件衣服。」

「跟七重妹妹被殺時的衣服相似。」片山說。

「然後，矢一郎先生告訴你，假如有人問起的話，你就回答說是柳井幻榮吩咐你的，對吧。」

留美向晴美點點頭。

「哎喲喲。」片山嘆息。

留美不安地說。

「我做了甚麼壞事？我是不是不能再當藝人了？」

對於這句像成年人的說話，片山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沒事的。」晴美摸着留美的頭。「你很老實地說出了真實的事嘛，誰也不會責備你的。」

「是嗎？」

留美似乎鬆了口氣，露出像小孩子的笑臉，表情很快就暗淡下來。

「但我已不能參加矢一郎先生那個廣告了。」她傷心地說。

「還有很多其他工作可做呀。你有那樣的演技，一定沒問題。」

晴美的話叫留美開心地微笑。

「在藝能訓練班，每次演戲大家都說我演得最好！」

「真的很了不起。」

「謝謝。」

「哎，留美妹妹。你在這裏說出了真相的事，可以不讓矢一郎或社長先生知道嗎？你能做得到嗎？」

「嗯。」留美用力點點頭。「因為他們吩咐我，『不管被問甚麼，你只要哭就行了』。我會說我這樣做了。」

「唷，那是矢一郎先生說的？」

「不，社長先生。」

「哦。那麼，拜託啦。」

「明白。」留美輕輕撫摸福爾摩斯的身體。「好漂亮的毛呢。」

福爾摩斯柔聲叫了。

留美看着片山。

「我可以走了嗎？」

「嗯。謝謝。」

「那麼……」

福爾摩斯「咚」地跳到地面後，留美掏出手帕，在手中把它搓皺，突然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那種自然的哭法，叫片山和晴美目瞪口呆。

石津開門時，里中坐立不定似地站在走廊上。

留美哭着向里中奔過去。

「留美！怎麼了！你沒事吧？放心吧，有我在，甚麼也不用擔心。」里中抱住留美。「刑警先生，儘管要查案，但是弄哭這麼小的孩子，不是很過分嗎？我堅決抗議！來，走吧。」

里中抱起留美往樓梯走去。留美回頭看着片山他們，咧嘴一笑，揮揮手……

「嚇人！」片山苦笑。

「現在十歲的孩子好可怕。」

「片山兄，還找不到那個靈媒。」石津說。

「是嗎？也許有車子出入過。你把那位經理人叫來。」

「明白。」

石津跑開了。

「那叫矢一郎的，叫人好生氣！」晴美盤起胳膊。「假如他預測良子女士會去追那孩子，在樓梯口拉一條鋼琴線的話……」

「唔，說不定良子女士也被狙擊。即使她從樓梯滾下去，只要隨後拆掉鋼琴線，大家就會以為她只是踏空了而已。」

「怎麼辦呢？」

「現在暫時依照矢一郎所瞄準的，當作早夜受到嫌疑好了——同時還不能決定矢一郎弒母之事。」

「也是，何以菱倉元代會被殺死呢？」

「嗯，那也是問題。」

片山非常在意早夜的事，她會被帶去甚麼地方呢？

＊　＊　＊

夢？還是現實？

這種事……真的發生了？

在意識恢復以前，早夜看到了自己所處的狀況。

黑暗的房間——卻不是完全黑暗。

白濛濛發光的是——從天花板吊下來的電燈泡。

我……躺在地上。

又硬又冷的石地板。

這是甚麼地方？一個窗也沒有。

不，環視的牆壁也只是平平地延續着，沒有門。怎會有這種事？

為何我會在這種地方？

早夜移動一下身體，慢慢從地上坐起來。身體感到十分沉重，大概是藥物的關係吧？

坐起身時，覺得頭暈。好像嚴重貧血一樣。

以前的少女時代。

對，跟片山同班的時代，經常鬧貧血，躺在保健室。



不過，那時的床雖然很硬，卻比這石頭地板好得多。

早夜坐在地上，閉起眼睛。她作個深呼吸，豎耳聆聽自己的心跳聲，終於，類似貧血的噁心感覺逐漸消去。

她再睜開眼睛，環視那個三米左右的四方形小房間。

眼睛適應時，見到天花板的角落上，有個一米左右的四角形刻痕，得悉自己是從那裏被運進來的。

這裏像是個地窖，不像是房間。

多半是從那個洞口把梯子放下來的吧。現在梯子大概被拉上去了。

可是，是誰？為何要做這種事？

這樣想着時，天花板傳來「咯」一聲，那個洞口打開了。

「你醒啦。」

意想不到的臉在窺看她。

「師傅！」

早夜的聲音是沙啞的。

「嘿，別想逃跑了。」新井幻齋說。「你要老實待在這裏呀。」

早夜不是憤怒，而是因太過意外而呆然。

「師傅把我帶來這裏的？可是，為甚麼？」

新井幻齋只是笑一笑。

「唔，你在那裏好好休息吧。」他說。

「慢着！師傅，這是甚麼地方？」

新井不回答早夜的問題，他把那個出入口關了起來。

「師傅！師傅！」

早夜不斷地呼叫，但天花板上已經甚麼也沒有了。

13. 替角

「萬分抱歉！」

冷不防見到寺田典子深深地鞠躬，片山他們有一瞬以為是她把早夜帶去甚麼地方了。

但是，寺田典子接下去說：「我必須留在她身邊才是……萬一幻榮小姐有甚麼不測的話，我也活不下去了。」

終於明白她的意思。

「不，我並不是為了那個而請你來的。」片山哄慰一番。「不是你的錯。總之，請坐。」

他讓寺田典子坐在椅子上。

「是……」柳井幻榮的經理人用手帕擦眼淚。「總而言之，降靈突然被中斷的話，靈媒會陷入不穩定的精神狀態。」

「原來如此。」



「我應該一直留在她身邊的……」

「寺田小姐。」晴美說。「你認為柳井小姐是自個兒跑去哪兒的嗎？」

「嗯，多半是……難道不是嗎？」

「我們在擔心，她是被甚麼人帶走的。」

片山的說法，好像給寺田典子帶來更大的衝擊。

「怎麼辦？到底是誰做出那種事！」

「請保持冷靜。」

片山在內心感嘆，何以今天有那麼多對象「需要勸慰」？

「你想柳井小姐會一個人回去了嗎？」

「不……她私人的物品留下來了。但不可能……」

「發生那場騷動時，你在哪裏？」片山問。

「我……降靈開始時，我從這小房間前面離開，想在樓下的客廳等它結束，於是走樓梯下去。」

片山和晴美交換一下眼神。

「當時，你有見到那叫留美的女孩嗎？」



「假扮死去的孩子那個女孩是嗎？不，我沒見到她。」

這麼一來，在樓梯口拉鋼琴線，把留美帶到門外面的是誰？矢一郎也加入了在小房間的降靈會。

「我聽到有甚麼叫聲。」寺田典子說。「我擔心有事發生，想跑上來看，但在這種大宅中，猶豫不決之間……」

「明白。」

「呃——幻榮小姐身上，真的有甚麼……」

「還不能說甚麼。如果知道甚麼的話，馬上通知你。」

「多謝！」

寺田典子開門想出去時，石津走過來。

「片山兄。」

「怎麼了？」

「玄關那裏……」

「有誰來了？」

在石津回答以前，菱倉良子出現了。

「有個叫新井的，他自稱是柳井小姐的師傅。」

在場的寺田典子睜大了眼。

「啊！新井幻齋？」

「他說甚麼？」

「這……」良子有點支吾其詞。「他說他是比柳井小姐更優秀的靈媒，一定能把七重的靈召喚出來。」

片山和晴美對望一眼。

*　*　*

客廳裏有點不融洽的沉默蔓延開來。

坐在沙發上的久保秀美，以及站在她面前，一直睨視着秀美的菱倉夏子之間，可以看得見繃緊了的緊張氣氛。

「究竟你想厚臉皮地逗留到甚麼時候？」夏子盛氣凌人地說。

「警察吩咐我不要回去的。」秀美反唇相譏。

「那麼，何不索性去拘留所受照顧？偷人家丈夫的人！」

秀美不出聲。

那又叫夏子極不愉快。

「你大概覬覦這裏的財產吧，我斷不許可！」她大聲怒罵。

秀美微笑。

「我愛誠先生，誠先生也愛我。那就夠了，我對財產沒有一點興趣。」

秀美的語調裏，令人能感覺到她和阿誠相愛的自信。

「甚麼！你厚顏無恥……」

「打擾了。」傳來一把故作正經的聲音。「在下新井幻齋。」

一身「踢死兔」打扮的他，彷彿要開始魔術表演似的掃視客廳內部說：「我是日本第一靈媒，新井幻齋。」

* * *

「你是說……」片山說。「柳井幻榮小姐在呼喚你？」

「說對了。」新井幻齋點點頭。「她在電視上成名之後，開始迴避我，但人是脆弱的。我也不想怪責她。」

在旁邊聽着的早夜經理人寺田典子開口想說甚麼，旁邊的晴美悄悄制止她。

「可她畢竟是徒弟，領悟到自己應付不了，所以向我求助。」

實在不可能是這樣，但片山也不敢說出來。

「柳井小姐是怎樣和你聯絡的呢？」片山問。「是不是電話？」

「不，她向我的心呼喚。」

「請具體點說，『心』是甚麼意思？」

「唔，世人一般的說法是『心靈感應』，這個比較易懂吧。不過，這是只有靈媒之間才明白的事，叫做『心的交信』。」

「那麼，透過那個『心的交信』，她說了甚麼？」

「她說她自己實在受不了這次的降靈會，但中途放棄又過意不去，所以希望師傅我代替她接下去。」

「她有說她在甚麼地方嗎？」

「她說她要去旅行。」

「旅行？去哪兒？」

「這個她倒是沒有說甚麼。她覺悟到自己尚未成熟，所以要去進一步修練……」

「可是，柳井小姐一句也沒說過。」良子說。

「靈媒也是普通的人。」新井說。「要承認自己功力不足是需要勇氣的。」

大概聽不下去了吧，寺田典子憤然走出客廳去。

「怎樣？」新井說。「只要把小姐的靈召喚出來就行了吧。」

「那個當然……」

「若然如此，一切包在我身上。」新井充滿自信的樣子。「我會很快的把小姐召喚出來給你看的。」

良子困惑地看着片山。

「片山先生……雖是這種時候，我們可以再舉行降靈會嗎？」

「嗯……我沒有禁止的權限。假如你願意的話。」

「謝謝。雖然我覺得虧欠了柳井小姐，可若能夠把七重召喚出來的話……」

片山也了解良子的心情。

「陽子。」良子說。「你再整理一下那個房間吧。」

「遵命。」

陽子依然面不改色地施禮走出去。

「我也在場比較好。」

新井追隨陽子之後而去。

客廳裏不知怎地飄起鬆一口氣的空氣。

「令人覺得羞恥的人呢。」久保秀美慢吞吞地說。

夏子聽了，挖苦地說：「你能說別人嗎？」

「不，我明白秀美小姐的意思。」智次說。「看到了那叫新井的靈媒，我也覺得好羞恥。」

片山和晴美對望一眼。

良子困擾地說：「我也覺得他沒有柳井小姐那麼值得信任，不過試試看也沒損失吧。請大家再幫忙一次。」

她環視眾人。

片山和晴美出去走廊。

「你怎樣想？」晴美問。

「可疑，早夜一消失，他就馬上出現。即使早夜用心靈感應委託他當替角，但要以那種裝扮跑來這裏的話，需要時間準備吧。」

「那種說法令人難以信服。」晴美突然想到似的說：「對了，當然是有人叫新井

那樣做的了。」

「給他錢?這個……」片山也終於察覺了。「對了。某人希望他指出在自己以外的甚麼人為『兇手』。」

「他明明是早夜小姐的師傅嘛,好過分。」

「也許先告訴良子女士比較好。」

「也好,良子女士是認真的。」

「做母親的心情也理所當然——但是不能叫她放棄開降靈會。」

「我想聽聽新井指明誰是兇手呢。」

「也是,即是說,除了那個人以外的某人才是兇手了。」

「只要監視新井,就知道是誰委託他的了。」晴美說:「咦,福爾摩斯怎麼了?」

福爾摩斯探臉出來,「喵」了一聲。

「好像在叫我們呢。」

片山兄妹跟着福爾摩斯回到客廳,福爾摩斯走到窗口處,看着外面。

「唷,甚麼時候下起雨來了。」

「在屋裏可不知道呢。」

「雨好大呢。」

福爾摩斯踏着快步從客廳走出去。

片山兄妹也跟着牠走，福爾摩斯在玄關處停步。

「甚麼呢？福爾摩斯。」

晴美在玄關的樓梯上蹲下來。

「這雙鞋嗎？」

「HERMES的牌子，大概是新井幻齋的吧。」片山聳聳肩。「普通人是不穿那種鞋的，除非要登台表演的時候。」

黑色的HERMES鞋子，金色扣邊，鑲着幾個有色玻璃飾物。的確，普通人不會穿這種鞋子在路上走的。

「福爾摩斯好像在意甚麼呢。」

「是吧……剛才牠在一直看着外面的雨。」

「喵。」福爾摩斯叫了。

「這雙鞋……」晴美把像是新井穿的那雙鞋拿在手裏。「一點也沒濕呢。」

「你說甚麼？」

「瞧。」晴美下到玄關，打開門看外面。「剛才沒發覺到，雨在稍早以前就下起來的了。你看外面，到處形成了積水。」

「新井是剛剛才到的吧。」

「當然已經在下雨了。可是，這雙鞋一點也沒有弄濕。」

「換句話說……」

晴美把鞋子放回去。

「新井一定是早在這房子裏面了。然後，他跑來玄關，裝作是剛來的樣子……」

「由於警方的車出出入入的，所以大門也開着。即使他突然站在這玄關外面，也不覺得奇怪。」片山點點頭。「看來新井有許多保密的事情。」

「還有早夜的事。她突然不見人影的事，新井怎會知道的？」

片山望一眼二樓的方向。

「是新井把早夜帶走的。」

「可是鞋子沒濕。」

二人對望一眼。

「早夜還在這大宅裏面！」片山說。「媽的！應該找遍了的！」

「這麼大的房子，一定有類似秘室的房間甚麼的……」

新井幻齋和陽子一起從二樓走下來，片山兄妹噤口不語。

「預備就緒。」新井拍拍手。「那就開始了吧！」

良子從客廳走出來。

「可以了嗎？」

「是，隨時都行。」

「那麼，老公，到那個小房間去吧。」

在良子的催促下，矢一郎不太起勁似地站起來。然後，阿誠、智次等也依序走出客廳。

「怎麼辦？」片山看着晴美。

「可是，如果告訴良子女士的話。降靈會一定停止的。」

「是嗎？說的也是。」

阿誠把久保秀美帶到走廊的角落。

「你不想留在夏子身邊吧？」他說。

「可以一起去降靈會嗎？」

「就這樣做吧。」

「嗯。」

晴美喊住兩人。

「誠先生，我想請教一件事。」

「找我嗎？秀美，你先走吧。」

阿誠叫秀美先上樓去。

「請等一下。」新井停步。「除了直接參加降靈的人以外，請不要踏進房間。那會攪亂靈氣的流通。」

「請讓我在場見證。」片山說。

「唔，刑警先生是例外。」

新井不情不願地點點頭。

秀美在阿誠的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從走廊走開去。

阿誠轉向晴美。

「你大概覺得我是個無知的老人吧。」他說。

「不，愛情輪不到別人干涉的。」

「這樣的話……對了，找我有事？」

「我想您一定知道，在這大宅裏，有沒有秘室、隱藏的儲物室之類？」

「這……」阿誠有點困惑。「也不算是房間吧……」

「有甚麼呢？」

「有段時期，不是流行為了大地震時作準備，先儲備食水、糧食的麼？說流行也很奇怪就是了。當時，家兄正市曾經叫人做了一個倉庫。」

「它現在還使用嗎？」

「不，後來熱度冷卻了下來，結果只是挖了一個地窖而已。現在甚麼也沒擺放。」

「它在甚麼地方？」晴美問。

＊　＊　＊

「那麼，開始吧。」

新井幻齋說，在桌前就座。

新井假咳一聲，確定了小房間的樣子，吩咐跟着來的陽子說：「對不起，我想潤潤喉，請給我一杯水。」

「遵命。」

陽子走出小房間。

隔出一段空檔來，智次鬆一口氣般跟哲也閒聊。

「你想他真的能把靈召喚出來嗎？」

隨後阿誠也走進小房間。

「良子，能這樣子把事情搞清楚就好了。」

他對良子說。

「謝謝。」

「七重妹妹真是可愛的孩子。竟然殺死那樣的孩子，兇手是個怎樣的人啊。」

阿誠坐下來。

「如果活着的話，已經八歲了吧……上小學的年紀啦。」

「對。」良子點點頭。「好想看到那孩子的入學儀式，運動會之類的。」

「是吧。唔，我自己沒有小孩，假如有的話，可能把她寵到任性的地步。」

說着，阿誠笑了一下。

「久候了。」

也不真是等了很久的地步，陽子端着托盤走進來。

「我把大家那份也端來了。」

這是陽子為人作風的細心之處，片山想。

陽子把玻璃杯擺在桌子上。

「這是檸檬汁，比開水更能潤喉吧。」

「求之不得。」

新井拿起玻璃杯，幾乎一口氣喝光了。

其他人只喝了一兩口而已。

片山並沒有坐在圓桌前，於是拒絕說：「我不用了，多謝。」

陽子走出小房間，關起門時，氣氛一變。

「好了……」新井重新坐直。「各位，準備好了嗎？」

* * *

早夜突然抬起頭來。

好像有聲音的感覺。

心理作用嗎？

一直豎起耳朵時，確實從頭上傳來腳步聲之類的。

早夜站起來。

「有人嗎！」她向着天花板呼叫。「有人在嗎！請回答我！」

腳步聲暫時停止。聽見了！

早夜高興起來。

可是，過了一會，又傳來腳步聲——大概不曉得聲音來自何處吧。

「拜託！我在地下！在下面！」

她不顧一切地大聲喊，腳步聲又突然停了。

「看看地面！地面！」

她重複地嚷着時，傳來某種像是拉扯的聲響。

早夜屏息等候。

終於，天花板角落的四角形刻痕部分發出「咯噠」一聲掀開來了。

「啊！柳井小姐？」

探臉下來的是久保秀美。

「好極了！被你發現了！」

「在地氈下面的關係。聽得不太清楚。你怎麼了？」

「我被人困在了這裏，這裏是甚麼地方？」

「大宅庭院裏的亭子，小小的建築物……」

「那麼，還是在菱倉邸宅中吧——拜託，請你去叫甚麼人來，把梯子帶來這裏。」

「明白！可是，是誰會這樣做……」

說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見到有誰在秀美背後，用兩隻手掐住秀美的脖子。

秀美連聲音也發不出來，拼命掙扎。

「秀美小姐！秀美小姐！」早夜喊。

秀美的身影從四方洞口消失，傳來「吧噠吧噠」踢地板的聲音。

秀美快要被殺掉了！

「啊，神啊！！甚麼人來啊！」

早夜不顧一切地大喊大叫。

這時，有其他腳步聲錯雜進來。

「哎喲！」

尖叫聲。

然後傳來有人跑掉的聲音。

怎麼回事啊？

早夜屏住呼吸，一直探聽着上面的情形。

隔了一會，從那個洞口倏地伸出頭來的是……

「福爾摩斯！」

「喵。」

晴美在福爾摩斯的旁邊出現。

「早夜小姐，你沒事吧？」她說。

「嗯，我沒事——秀美小姐呢？」

「有危險，但沒事了。」

「好極了！」

早夜放下心頭大石。

「請稍等。我想這亭子後面應該有梯子才是。」

晴美消失片刻，之後傳來「咯嗟咯嗟」的聲音。
「放下來囉。」
隨着那聲音，一把舊梯子從洞口放了下來。
「獲救了。」
早夜心驚膽顫地爬上梯子，總算從地窖爬出來時，累得癱坐在地。
秀美也坐在地面，有點軟綿綿地靠着牆壁。
「秀美小姐。讓你遇到不幸的事了。抱歉。』早夜說。
「哪裏，我沒甚麼事……」秀美摩挲喉嚨。「福爾摩斯撲過來，不顧一切地抓了對方一下呢。」
「可是，為何會發生這種事……」早夜轉向晴美說：「把我關在這裏的，是新井先生。」
「我們也猜是他。」晴美點點頭。「現在，他正在代替你開降靈會哦。」
「師傅嗎？可是，剛才想掐死秀美小姐的又是誰呢？」
早夜問時，晴美有點難以啟齒似的說：「你所熟悉的人——你的經理人，寺田典子。」



＊　　＊　　＊

「那麼，各位，請大家倒空你的心。」

說着，新井的左右手各自拿起良子及矢一郎的手。

智次嘆息——這樣子，圓環又連接起來了。

「行了吧。無論發生甚麼都不要驚訝。五歲女童的靈將要附在我身上，乍看覺得奇妙，但請相信我，注視形勢的發展吧。」

這樣說完後，新井閉起眼睛，臉稍微向上，然後深深嘆息。

有一陣的沉默。

片山想起早夜在做降靈會時，小房間的空氣有所改變的事。

「沒有甚麼發生呢。」他小聲喃語。

新井重複深呼吸，不時發出「唔……」的低吼聲。

智次和哲也有一下沒一下地交換眼神。

「看到了……」新井說。「大堂，酒店大堂。有個小女孩跑來跑去……」

新井彷彿在呼喚似的。

「來，你來……到我這裏來看看……不用擔心……」

然後，他的頭慢慢地左右搖擺，重複地說：

「是這孩子……這是……七重妹妹。七重妹妹……七重妹妹……看到了……很清楚地看到了……那孩子一個人在玩……一個人……」

新井的聲音沙啞，消失了。

片山一直等着。

新井看起來真的有靈上身的樣子。在那之前如演戲的表情不見了，變得很自然。

然後，他們繼續閉起眼睛，臉向上望着天花板。

沉默。

緊張度提高——有甚麼會發生的預感。

所有人耐心地等候。

片山也屏息注視那個光景……

終於聽見了甚麼。

但那不是期待中的「小女孩」的聲音。甚麼聲音呢？

圍繞着桌子的人慢慢張開眼睛。

困惑的表情。然後彼此面面相覷。

片山也察覺了，時斷時續地傳來的「聲音」——乃是新井幻齋的鼻鼾聲。

14. 真相

理所當然地，良子氣得臉紅耳赤，渾身哆嗦。

她用燃燒的眼神瞪視着那個繼續在打瞌睡的新井幻齋，慢吞吞地站起來，不顧一切地用兩手把他往後推。

新井連同椅子往後倒下，隨着驚人的響聲滾在地上。

到底還是醒了過來的新井，坐了起來，不知發生過甚麼似的直眨巴眼。

「出去！」良子怒吼。「若不立刻出去的話，我就把你從窗口丟出去！」

「呃……這到底……」

新井驚魂未定的樣子。

「沒有人會在降靈會中打瞌睡的吧。」智次笑了。「倒不如大家和和氣氣地開午睡大會好了。」

「打瞌睡？我嗎？」新井也愕然。「不，這種事……這是第一次。我很抱歉！」

「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良子說。「大概再也沒有人相信你是靈媒了。」



「慢着！請再讓我……再讓我做一次！」

新井焦急得幾乎要下拜，而良子冷冷地說：「在我把冷水潑到你頭上以前回去！」

矢一郎勸解說情。

「別太責怪他了，人總有失敗的時候。」

「開玩笑！」良子沒有平息怒氣的跡象。「你侮辱了七重的靈！不可饒恕！趕快出去！」

她指着門的方向。

剛好這時房門打開，早夜站在那裏。

「早夜君！你沒事啊！」

片山站起來。

新井瞠目結舌。

「你……」

「師傅，你說過的，『靈只會降在沒有陰霾、清澄的心』。師傅，你已經沒有了讓靈降臨的心。」早夜說。

晴美和福爾摩斯在早夜的身後出現。

「不能讓那位新井先生回去。石津會好好地看守他的。」晴美說。「石津！」

石津走過來，把臉色灰白的新井帶出去。

「柳井小姐。」良子說。「抱歉，我不應該把事情交給你以外的人去做的。」

「不，我了解你的心情。」早夜說。「大家都到齊了吧——那麼，再開一次降靈會吧。」

「唷，你肯嗎？」

「是的。」

在早夜的催促下，唉聲嘆息的智次等人跟上次那樣坐回原位。

在那期間，片山從晴美那裏聽說了內情。

「那麼，只要隨後嚴加審問新井，就能掌握甚麼了。」

「是吧。待會就要看早夜小姐所舉行的降靈會了。」

先前被關在亭子地下的早夜，現在坐在桌子前面時，令人覺得她的存在感倍增。

「寺田典子在協助新井嗎？」片山悄聲問晴美。

「多半是，假如不是被福爾摩斯抓一下的話，她大概已經殺了秀美小姐了。她一

定是躲在這裏附近。」

「那馬上部署……」

「我叫石津安排了，不要緊。」

「好。」

片山點點頭，又把眼睛轉向早夜。

「開始了。」

早夜靜靜地說，閉起眼睛。

手牽手形成圓環的每一個人，彷彿被她引領去了某個地方的樣子。

「哥哥……」

「嗯，開始啦。」

小房間的氣溫開始急促下降，呼出的氣息變成白色。

片山、晴美及福爾摩斯一動不動，凝目去看早夜的微妙變化。

早夜深深嘆息。

＊　＊　＊

尚未結束嗎？

七重覺得十分無聊。

大人們的那種「宴會」有甚麼好玩的？

又不是玩遊戲，也不是飛天，沒有音樂，也沒有電視。

大家只是漲紅着臉，為莫名其妙的事大吵或大笑而已……

七重絕對沒有忘記她和媽媽的承諾。

不要從這大堂出去的事。

七重覺得這裏比自己平時遊戲的房間大幾倍——不，幾十倍的大堂，一定有許多好玩的東西。可是，這裏即沒有洋娃娃，也沒有圖畫繪本。

七重的希望落空了。

然而，七重還是在大堂裏跑來跑去，在沙發上翻筋斗，跳上跳下地玩個不亦樂乎。

跟媽媽約定了的。

媽媽好可憐，爸爸醉成那個樣子，跟平時完全不一樣了。

為何大家都要喝酒呢？

七重躺在沙發上。

感到無聊，好想去哪兒走走。

可是，媽媽會擔心的。

啊，那個「宴會」怎不快點結束呢？

躺在沙發上仰視天花板時，突然有人站在她旁邊。

「啊……」

「你在做甚麼？」

「玩。」七重坐起來。「我和媽媽約定了，不要從這大堂跑出去。」

「好孩子。」

「您喝了酒？」

「嗯，一點點。」

「酒那麼好喝？」

「是吧……說好喝嘛，也不見得很好喝。」

「那為甚麼要喝呢？」

「為了喝醉，因為想醉而喝的。」

「哦！」

七重不明白。

七重從沙發下來，大步流星地邁步。

「你去哪兒？」

「小便。」

「是嗎？我陪你去吧。」

「七重一個人去！」七重的自尊有點被傷害似的說。「七重不是小孩子了。」

「是嗎？是吧……你幾歲了？」

「五歲。」七重說，然後完全模仿爸爸說過的話。「起碼應該記住孫女的年紀嘛。」

菱倉正市笑了。

七重走進女洗手間，走向深處的廁格內，關起門。

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我會一個人上廁所。

不過，爺爺和奶奶好像一直把七重當小嬰兒似的看待。

今天，好久沒見過的爺爺說：「七重已經上幼稚園了嗎？」



因此爸爸笑着說：「起碼記住孫女的年紀嘛。」

七重抽了馬桶的水，仔細地把裙子的皺紋拉直，打開門。

禁不住喊出聲來。

爺爺站在眼前。

「爺爺，怎麼了？爺爺！」

可是，站在那裏的不是平時的爺爺。他那俯視七重的眼睛充滿血絲，看起來簡直不像是個人。

「爺爺……您的臉好可怕啊。」

七重往後退，爺爺走近來。他那滿是皺紋及斑點的大手，向七重伸了過去。

「爺爺，不要！我好怕。爺爺！爺爺！」

七重叫喊。

大大的手掩住了她的口。

* * *

「停止！」

椅子「嘭」地倒下去。

小房間的空氣漸漸冷卻，而且緊迫得彷彿用手指一彈就會鳴響似的。

站起來的是矢一郎。

「這種東西是遊戲！是耍花招的把戲！」

他大聲吼着，背向桌子大踏步走開。

粗促的呼吸互相糾纏着，汗水浮現在早夜的額頭上。

臉色蒼白的良子。

然後是激烈地喘着氣的矢一郎。

冗長的沉默之後，矢一郎說：「做這種事又能怎樣？」

「老公。」

「七重會復活嗎？無論做甚麼，七重都不會回來的了。」

「老公，你是知道真相的吧。」

良子的問法很平靜，卻有無法抗拒的迫力。

「良子……」

矢一郎慢吞吞地轉過身來。

「老公，你知道的。殺死七重的是爸爸。」

矢一郎移開視線，沒有回答。

良子慢慢站起來。

「你相信那種女人的胡言亂語嗎？比我所說的更信嗎？」

「好過分啊！自己的孩子被殺了，竟然默不作聲？」

矢一郎的表情說出了事實。

「若是胡言亂語的話，為何你如此恐懼？」

「我才沒有恐懼！」

「不，你在害怕。你怕一旦知道是爸爸犯罪時，會傷害菱倉家的名譽。」

「良子！」

「好過分啊！爸爸早已不省人事了的。」

片山走上前。

「你所說的爸爸是……」

「菱倉正市，外子的父親。他從兩年前起臥病不起，也沒有意識。」

良子踉蹌欲跌地扶住椅背。

「事至如今，那孩子……那孩子太可憐了！」

「不是。」早夜說。

「不是？」良子看着早夜。「不是甚麼？」

「我看到了前面的景象。殺死七重妹妹的，不是她爺爺。」

「那麼……」

「殺死她的，是她奶奶。」

良子用沙啞的聲音說：「你說甚麼？」

「矢一郎先生也知道這件事。因此到了關鍵時刻，他要打斷降靈會。」

「老公……」良子向矢一郎走近前去。「這是怎麼回事啊！」

矢一郎靠牆而站。

「老公！」

「爸爸一直喜歡小女孩。」矢一郎說。「平時，他能壓抑住那種念頭。但那一天他喝得太多，喝醉了。他無法壓抑自己……」

……

「他把七重……自己的孫女……？」

「酒的關係……是酒害的。」

「那麼，為何婆婆……」

「家母去洗手間，看到了那個情景。爸爸精神恍惚地站着，七重在洗手間的地上哭着。」

矢一郎兩手掩臉。

「這件事被世人知道的話，菱倉家就完了。家母再三囑咐七重，可是七重只會哭。至少她會告訴你吧，爺爺對她做過甚麼——而你大概不會保持沉默吧。」

「當然了。」

「是的，家母也知道。所以……她只有殺了七重，用綁頭髮的繩子。」

「老公……你是甚麼時候知道的？」

「當晚，母親就告訴我了。她也很痛苦。可是，她必須守護菱倉家。對母親來說，家才是一切。」

矢一郎坐在桌子上。

「原諒她吧。她自己也裁決了自己。」

「自己裁決自己？」片山睜大了眼。「你的意思是。她自己刺死自己的？」

矢一郎點點頭。

「家母非常不安，她在走廊上探聽降靈會的情形。這個人真的把七重召喚出來了——這時候，家母見到那叫留美的小孩從走廊走過來，以為七重真的出現了吧。她逃回臥室，親手用刀刺入自己的胸口……」

「可是刀上沒有指紋……」片山說到一半。「對了，是夏子女士吧。」

傳來赫然屏息的跡象。

小房間的門開啟，夏子站在那裏。阿誠站起來。

「你……做了甚麼？」

「我甚麼也沒做！」夏子嚷着說。

「當你發現元代女士死去時，你大概知道她是自我了斷的吧。」片山說。「元代女士一定是用自己的手握着刀的。但若她是自殺的話，大家就會知道她是兇手。於是你把她的手拉離刀柄，從兇器拭去指紋，做成像是被殺的樣子。」

夏子蒼白着臉，渾身哆嗦。

「好可怕……可是，為了菱倉家的名譽……」

「總有一天會有人知道的。」片山說。「況且，如果世人不知道，名譽也能保守得住嗎？」



阿誠搖搖頭，嘆息說：「你本來就不是菱倉家的人。」

片山再轉向矢一郎。

「吩咐新井擄走柳井幻榮的也是你吧。換句話說，你從一開始就相信她的能力嗎？」

「起初我認為這種『降靈會』是騙人的玩意。不過，手帕那件事令我覺得她可能有真材實料……我要想辦法阻止她透過降靈來找出真相。」

「於是你告訴里中先生，僱用那叫留美的女孩來打岔。」

「你知道啦？我不希望良子知道真相。」

「老公。」良子挺直背脊。「你寧可犧牲我們的孩子，也要守護這個家？」

「良子，七重死了。家庭的事是其後的問題。不是嗎？把爸爸媽媽送到警察局又如何？無論怎樣七重也回不來了。」

良子像是突然毅然決定了甚麼，走出小房間。

「良子！你上哪去？等等！」

矢一郎追在後頭。

片山等人也跟着走。

良子直直前往深處元代的房間——那裏圍着禁止踏入現場的警察封條，良子把它撕掉，開門走進去。

「良子。」

「那個人能走路吧。」

「你……」

「她是假裝臥床不起的吧，不是嗎？」

在矢一郎回答以前，傳來聲音。

「說對了。」

不知何時，陽子站在那裏。

「她在這裏假裝臥床不起，偷偷地走來走去，嘲笑我們！好卑鄙啊！她殺了我的孩子，卻處之泰然。惡魔！」良子喊。

然後，她崩跌在地上，放聲大哭。

眾人聚集在元代的房間前面，無言地看着「抽抽搭搭」地哭個不停的良子。

「對了。」哲也說。「前一晚，矢一郎哥哥和某人走進客廳時，我躲在沙發背後。那個『某人』沒有開口，但有香水的味道，我總覺得有印象。原來是大媽啊。」

矢一郎一直凝視空了的床。

「當爸爸病倒而且意識不明時，媽媽認為那是『罪的報應』。她之所以假裝臥床不起，也是她那一套的補償。所以她半夜才悄悄爬起來，下去客廳……」

片山的手搭住矢一郎的肩，說：「把詳情說來聽聽。」

矢一郎沉默地點點頭，和片山一起走出元代的房間。

‧尾聲



「師傅。」

早夜和片山他們一同走進客聽，站在慪氣地坐在沙發上的新井面前。

「怎麼樣？」

「我把七重妹妹的靈召喚出來了。」

「不愧是我的徒弟。」

「師傅，為何你叫寺田小姐做那種事？」早夜說。

「她……自己糾纏着我。」新井聳聳肩。「身為靈媒的我，需要適當的舞台。只要這一次做得好，傳媒就會向我注目了。」

「那麼，就是說這是寺田小姐策畫的？」

「就是，我本來不太起勁的。真的。」新井說。「一切都是寺田典子構思的，而這對矢一郎先生的利害也一致，因此跟我合作。」

「好過分啊，師傅。」



「但若不這樣做，我已這把年紀了，實在很難在大眾舞台出鏡。」

「你不擔心寺田小姐的事嗎？」晴美問。

「橫豎辦完事後，我就準備和她分手的了。」

「你說甚麼！」

寺田典子站在客廳門口。

「喵。」福爾摩斯叫了。

「你……都聽見啦？」

新井蒼白着臉。

「你這騙子！」寺田典子喊。「是他在那間酒店殺死那名女藝人！」

「你胡說甚麼！」

「他殺了神坂彌生？」片山說。

「不是我！我甚麼都不知道！」

「矢一郎先生要利用他，問他要甚麼交換條件，他回答說要年輕女孩子。」寺田典子說。「我都知道。」

「我也是受大哥所託。」哲也說。「其實去的應該是秀美，但彌生代替她去了酒

店。」

「哲也……那麼，我從一開始就被支開的吧。」阿誠說。

「抱歉，叔父。不過，事出突然，實在不能拒絕。」

「幸好不是秀美。」

阿誠緊緊摟住秀美。

「彌生以為社長在等着。」秀美說。「可是出現的是新井先生。」

「她當然拒絕了。」片山點點頭。『新井先生，你還是老實招供的好。」

新井洩氣地坐跌在那裏。

「我以為那女孩能講得通的。可是她一見到我，就發出尖叫聲……倉促間，我不曉得該怎麼做才好……」

他的聲音愈來愈小，逐漸消失。

片山吩咐石津把新井帶走。

新井被帶離客廳前，回頭對早夜說：「你要好好地做啊，別讓人覺得靈媒都是騙人的傢伙。」

「師傅……」

早夜目送曾經是師傅的新井被帶走的情形，倍覺傷感。

「片山先生。」田所美枝走上前。「我可以回去了嗎？」

「嗯，當然。」

「那麼，我送你。」

智次捉住美枝的手腕。

「不用了，我一個人回去。」

「為甚麼？我反正……」

「你還有事情要做吧，你必須到矢一郎先生的公司幫忙工作。」

智次大吃一驚的樣子。

「為何我要幫他？」

「這不是你認真工作的好機會麼？你已不能在這個家遊手好閒地生活下去了。我本來也以為能夠過輕鬆的生活，才跟你來的，但我錯了。我和你之間還是恢復白紙狀態吧。」

「喂……是因為媽媽殺了七重妹妹的關係？」

「不。」美枝搖搖頭。「我也有不可告人的過去。哲也先生，你想起來了嗎？」

被問的哲也點點頭。

「嗯，馬上就想起了。」他說。「你在那間店裏，是最可愛的一個。」

「甚麼意思？」智次嚇了一跳。

「智次先生，我曾為錢苦惱，在色情商店工作過。當時的其中一名顧客就是哲也先生。」

「是嗎……」

「讓我們彼此分開一段時間，如果還想見面才見面吧，當然是自由的，即使你選擇其他女人也無妨。」

美枝輕輕吻了智次的臉一下，走了出去。

「其他女人？」智次呆住了。「等等我！」

他嚷着，慌忙追在她後頭去了。

「好了，我們也回去吧。」

安田醫生催促安西道子。

「醫生，你走吧。」道子說。

「為甚麼？」

「我看了這許多的事，我想不能那麼簡單地放棄自己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成為醫生夫人，大概是很棒的事吧，但我決心想當藝人，我想再好好努力一番。」

「道子……」

「對不起，也許你會覺得我很傻。不過，現在的我不能和醫生走在一起。我不是人偶，我希望自己再努力些，成長之後再和您交往。」

安田用有點困惑的表情看着道子，終於溫柔地摟住她的肩膀。

「明白了。」他點點頭。「不過，以後不能在冬天穿着比堅尼派傳單囉。」

「嗯，我不會這樣做的了。」

道子笑了。

兩人離開後，阿誠說：「能走出去的人多好，菱倉家已經完了。」

「菱倉家不代表甚麼。」秀美說。「只是有各種不同的人而已。」

「我想你說得對。」晴美說。

「我也有同感。」

良子站在那裏。

「良子女士……」

「抱歉，讓你們操心了。」良子向早夜走近前去，用力握住她的手。「謝謝！託你的福，那孩子也瞑目了。」

「哪裏，是你的母愛召喚了七重妹妹到我跟前來的。」早夜說。

這時候。

「咖啡來了。」

陽子用平日淡淡的語調說。

「多謝，領受了。」片山說。

「請放心地喝吧，這裏面沒有下藥的。」陽子說。

「藥？」

「那叫新井幻齋的非常自大，令人不愉快。」陽子說。「我在他的檸檬汁裏加了安眠藥。」

晴美瞪大了眼。

「於是他在降靈會途中睡着了？」

「看來很奏效。」陽子正經八百地說。「喝完的話，請把杯子放在那裏。」

她施個禮走了出去。

「好有趣的人呢。」晴美笑說。

片山在喝咖啡時，早夜拿着杯子走過來。

「片山先生，十分感謝。」

「不，是託你的福。」

「怎麼說好呢？也許無法永遠隱瞞下去的。即使我不去揭露，總有一天也……」

「早夜君，今後你會更忙碌啦。」

「『靈媒』忙碌的話，意味着這世界變成了甚麼樣？也許不是幸福平安的世界呢。」

「這點刑警也一樣。」

「好高興，能跟片山先生有共通點。」

早夜微笑。

「請教一件事，在電視台錄影廠聽到的，像七重妹妹的聲音是甚麼？是你召喚出來的麼？」

「不是。」早夜捉狹地說。「抱歉，那是我和良子女士安排的。因為想到片山先生可能會反對我開降靈會。」

「怎麼，是這樣呀。鬆了一口氣。」

良子加入片山這一伙。

「以後打算怎樣？」晴美問良子。

「不曉得……慢慢考慮。不過，唯一清楚的，是我要離開這個家。」

良子環視客廳內部。

「無論多大的房子，都不能使人得到幸福的。」她說。

片山悄悄對晴美說：「但我也不認為破公寓能使人幸福呢。」

在片山腳畔的福爾摩斯表示同意似地「喵」了一聲。

〈全文完〉



三色貓降靈會

作　者	赤川次郎
譯　者	葉　蕙
編　輯	博益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	徐小雯
美術設計	KEI DESIGN
出　版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常盛大廈十五樓 2565-2548
網　址	www.hkchinesebooks.com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五年七月
ISBN	962-17-8923-0

「告訴我，孩子，是誰殺死你的？」

菱倉良子的五歲獨生女兒七重，三年前遇害，案件一直未能破解。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良子遇見了有名的靈媒柳井幻榮，於是請求她開降靈會，召喚女兒的靈魂出來，直接查問誰是兇手。

片山兄妹和福爾摩斯也將會在降靈會的現場作見證。但在降靈途中，接二連三地遇到侵襲，防礙工作——柳井幻榮突然失蹤；菱倉家的當家女主人被刺，倒斃在臥房裏……

究竟年幼的小女孩為何被殺？是誰千方百計阻礙降靈會進行？降靈會是否真的能判明真相？以神秘的降靈術為故事舞台的「三色貓探案」，且看福爾摩斯如何大發神威，協助主人片山刑警破解離奇的懸案。



赤川次郎

全日本作家收入榜之榜首作家
深受青少年讀者愛戴
被譽為青春派推理小說先驅
《三色貓降靈會》
最新懸疑推理長篇作品
博益誠意獻給您

三色貓探案系列

牠是一隻貓，卻充滿偵探智慧。
他是一個刑警，卻怕血又怕女人。
牠和他合作無間，屢破奇案。



ISBN 962-17-8923-0
9 789621 789235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博益網址：www.hkchinesebooks.com

定價港幣五十五元